

裨海纪游

裨海纪游卷上

裨海纪游卷中

裨海纪游卷下

郑氏逸事

番境补遗

海上纪略

裨海纪游卷上

余自辛未春入闽，由建宁、延津以迄榕城；初秋，又自榕城历兴、泉至漳郡之石马；未几，又之漳浦、海澄、龙岩、宁洋诸属邑暨各沿海村落，还至石马；又以扁舟渡厦门，五日而返。壬申。再返榕城，留居司马王君仲千署中。盖八闽之辙迹已历六矣。逮癸酉秋，有泰宁之役，维舟邵武城下，信宿而返。其明年又之汀之武平，由延津溯流而上，登铁岩之高，涉九■〈石龙〉之险；半岁之间，往返四过，凡山川幽邃之区，罔不足历而目览焉。于是八闽游遍矣。

我朝声施远被，伪郑归诚；台湾远在东海外，自洪荒迄今，未闻与中国通一译之贡者，乃遂郡县其地，设官分职，输赋贡金，■〈舟宗〉帆往来，络绎海上，增八闽而九，甚盛事也。余性耽远游，不避阻险，常谓台湾已入版图，乃不得一览其概，以为未嫌。会丙子冬，榕城药库灾，毁硝磺火药五十余万无纤介遗。有旨责偿典守者，而台湾之鸡笼、淡水，实产石硫磺，将往采之。余欣然笑曰：『吾事济矣』。丁丑春王，遂戒装行，同人言子圣平右陶、裘子绍衣、胡子慎履、何子襄臣、陈子子蔚、表弟赵履尊、表侄周在鲁，皆握手郑重。有仆役徐文、余兴、龙德喜请从；郊送者曹子吕阳；同行者王君云森也。

二十四日，午刻，出南门；至大桥，会雨，留宿吕阳邸舍。

二十五日，天稍霁，行三十里，渡乌龙江，宿雾初收，江光如练；望海口罗星塔影，如一针倒悬水中，因赋绝句：『浩荡江波日夜流，遥看五虎瞰山头；海门一望三千里，只有罗星一塔浮』。晚至坊口，晤石君某、董君赞侯；董君为诸罗令长子，石为董君渭阳，遂订偕行。

二十六日，度相思岭；忆余自入闽，已六过此岭，年来齿发益衰，恍然兴感，赋诗曰：『闽中七载作劳人，六染相思岭上尘；独有苍苍双鬓色，经过一度一回新』。晚宿渔溪。

二十七日，晓行，肩輿在晨光薄霭中，村民携犁牵犊，往来陇上。余买山无日，不胜慨然！赋诗曰：『山色晓逾洁，溪声静自流；人言隔陇阪，犬吠出

村隄；细雨沾衣湿，轻寒动客愁；白云真可羨，舒卷在峰头』。午刻至浦尾，輿夫以肩輿置小舟中，余虽乘舟，实坐輿上。舟人持竹篙挽舟在岸上行，舟去甚疾。岸上撑船，舟中乘轿，一时两奇事，仅见于此。岸旁多老榕，根株盘结，离奇万态，有十余树排联半里而仍属一株者。余尝维舟其下，至今念之，爱其荣茂如昔，为赋诗曰：『榕阴垂一亩，斤斧慨无施；臃肿多骈干，■〈虫连〉蜷尽附枝；风霜经饱历，岁月自荣滋。相见长如此，曾无凋落时』？再过涵头，烟火万家，亦一大村落。忆余辛未过此，噉荔甚佳，流连信宿而去；今又六年矣！晚宿兴化郡。

二十八日，行莆阳道中；早麦已秀，风过成麦浪，盖四月时令也。岭南春早，于此可见。赋诗曰：『晓起篮輿逐队行，今朝差喜得春晴；翻畦早麦初成穗，遶径寒流自有声；陇阪云移青嶂合，郊原风蹴绿波平。年来已识躬耕乐，何事劳劳又远征』？

二十九日，渡洛阳桥，至泉郡。值陆师提督吴公英以诘朝莅任，五营兵将兜鍪囊鞬，临郊列伍以迎；而子衿亦倾城争出，趋踰恐后。因赋所见：『百里金戈竞路斜，纷纷铁骑乱如麻；无端咕哔咿唔者，也曳蓝袍候使车』。晚宿郡城。

二月朔日，宿沙溪。

初二日，行四十里，至刘五店，即五通渡也。渡实支海，广十余里。登舟，羣风骤至，巨浪如山，帆掠水三尺，倾斜欲覆，浪入舟中，衣冠尽湿。抵岸即厦门地，顾视日影，已堕崦嵫；复行三十里，抵水仙宫，漏下已二十刻。旅舍隘甚，无容足地，姑就和凤宫神庙，坐以待晓。明日（初三日），假水师裨将公署馆焉。晤萧山来子卫，为余觅舟，为渡海计。值大风不辍，闻万石、虎溪二岩为厦门山水之胜，拉石君、董君、王君往游。至万石岩，巨石林立，欹斜合沓，若连楹复室，而回环曲折，一径可通，偃仄处，伛偻匍匐，俯首侧体然后度；有时瀑流淙淙，横拂肩袖间，其实在涧底石下行也。洞中宏敞，在石几可凭，清泉可濯。奴子陈肴核，欢饮竟日。抵暮，循旧路返。每值陡隘处，令一人当关，众以猜枚斗胜；胜者得斩关度，童子进酒饮不胜者，至前隘处易胜者守关，而令不胜者夺之。凡夺十七关始出洞，而新月一弯，已挂林杪矣。相共踏月归，赋诗曰：『何年月黑风狂夜？吹落崦嵫覆一溪；诗里未经摩诘画，袖中难倩米颠携；云流石罅疑天近，瀑溅衣裙识洞低；盘礴不知春日永，欲寻归路几番迷』。

初四日，复偕访虎溪岩。登其巔，巨石大可一二亩，高十余丈，围圆似鼓；曲磴缘石旁可登，有巨石斜覆鼓上，壁立插汉，位置殊怪，不知造物何以设想，与万石岩各擅其奇。赋诗曰：『绝顶多奇石，巉岈聚一丛；悬崖临巨壑

，迭嶂吼长风；屐折危栏转，筇支曲磴通；扶桑遥在望，落日晚潮红』。岩畔颓垣小径，云是伪郑公子锦舍、聪舍读书处，惟有砌虫唧唧草间。铜驼废井，何地蔑有？祇为游人增慨。然万石、虎溪二岩，巨石虽多，绝无峰峦峭态，小如拳、大如屋，率皆圆钝椎鲁物；即有层迭而上者，望之亦累卵耳。厦门孤悬海中，周广二三百里，步步皆山，岩石无小大，悉作卵形，亦山川情性然也。余以登陟致劳，腰疾复作，掖而后行者累日。

十六日，小瘥，风亦暂止，舟人促行，遂登舟。俄而急雨骤至，雨过，风复横。海舶在巨浪中，摇曳震荡，凡三昼夜无宁息。登舷望港口，左为厦门支山，右为海澄县古浪屿山，两山对峙，蜿蜒入海；尽处有小山矗起中流，舟子言是大旦门，海舶出洋必由此。余曰：『诗不云乎「鳧鷖在臯」，疏曰：「水流峡中，两岸如门，谓之臯」。是大旦门与金门、厦门，悉应从臯，不当从门也』。若以形势言，大旦门为厦门门户，金厦门又漳泉门户矣。

十九日，风息波平。石君、董君皆至。方共叙三日阔，董君忽委顿，伏艙底大呕。舟人伐鼓鸣钲，扬帆起旋。约行二十里，抵向所见大旦门。有十二舶，皆依山泊宿。

二十日，无风，不能行。

二十一日，黎明，闻钲鼓声，披衣起视，已乘微风出大旦门。一望苍茫，淼无涯涘，同泊十二舶参差并进。望舟左数十里外，有黄土坡，隐隐可见。凡自厦门往台湾水道，当自干趋巽，舟师忽转舵指坎。比午，至黄土坡下旋。使从者问之，对曰：『舟无风不行，依此暂泊耳』。复问：『此何处』？曰：『辽罗，是金门支山』。盖已去大旦门七八十里矣。视同行，仅得三舶，余皆不复可见。顷之，有微风，复起旋行。比暮，视黄土坡犹未远，以风力弱不胜帆也。始悟海洋泛舟，固畏风，又甚畏无风。大海无橹摇棹拨理，千里万里，祇藉一帆风耳。忆往岁榕城晤梁溪季君蓉洲，言自台令旋省，至大洋中，风绝十有七日，舟不移尺寸，水平如镜，视澈波底，有礁石可识；斯言诚然。既暮，就寝。初更风渐作，寤听舷间浪激声甚厉，而艙中董君呻吟声，若相和不辍。夜半，渡红水沟。

二十二日，平旦，渡黑水沟。台湾海道，惟黑水沟最险。自北流南，不知源出何所。海水正碧，沟水独黑如墨，势又稍窳，故谓之沟。广约百里，湍流迅驶，时觉腥秽袭人。又有红黑间道蛇及两头蛇绕船游泳，舟师以楮镬投之，屏息惴惴，惧或顺流而南，不知所之耳。红水沟不甚险，人颇泄视之。然二沟俱在大洋中，风涛鼓荡，而与绿水终古不淆，理亦难明。渡沟良久，闻钲鼓作于舷间，舟师来告：『望见澎湖矣』。余登鹞尾高处凭眺，祇觉天际微云，一抹如线，徘徊四顾，天水欲连；一舟荡漾，若纤埃在明镜中。赋诗曰：『

浩荡孤帆入杳冥，碧空无际漾浮萍；风翻骇浪千山白，水接遥天一线青；回首中原飞野马，扬舲万里指晨星；扶摇乍徙非难事，莫讶庄生语不经。顷之，视一抹如线者，渐广渐近矣。午刻，至澎湖之马祖澳；相去仅十许丈，以风不顺，帆数辗转不得入澳。比入，已暮。

二十三日，乘三板登岸（三板即脚船也。海舶大，不能近岸，凡欲往来，则乘三板；至欲开行，又拽上大船载之）。岸高不越丈，浮沙没胫，草木不生；有水师裨将统兵二千人暨一巡检司守之。澎湖凡六十四岛澳，曰：南天屿、草屿、西屿坪、猫屿、布袋澳、八罩山、东屿坪、水掩尾、西吉、花屿、锄头插、马鞍屿、东吉、将军澳、布袋屿、虎井屿、船帆屿、岑鸡屿、猪母落水、桶盘屿、月眉后鼻、西屿头、风柜尾、鸡笼屿、铁线湾、红毛城、四角屿、双头挂、暗澳、案山仔、林投仔、牛心屿、■〈虫戚〉仔湾、天妃澳（有副将衙门）、锁管港（有城）、铙城（有城）、巡检司、小果叶、潭边、■〈虫间〉仔湾、小池角、龙门港、大果叶、大池角、龟壁港、沙港底、中墩屿、竹篙湾、鼎湾屿、吼门、阳屿、雁靖屿、赤嵌仔、小门屿、阴屿、土地公屿、椗钩屿、姑婆屿、鸡善屿、篮饭屿、岛屿、员贝屿、吉贝屿、墨屿，悉断续不相联属，彼此相望，在烟波缥缈间。远者或不可见，近者亦非舟莫即。澳有大小，居民有众寡，然皆以海为田，以鱼为粮；若需米穀，虽升斗必仰给台郡，以沙磧不堪种植也。居人临水为室，潮至，辄入人室中，即官署不免。顷之归舟，有罟师鬻鱼者，持巨蟹二枚，赤质白文，厥状甚异，又鲨鱼一尾，重可四五斤，犹活甚，余以付庖人，用佐午炊。庖人将剖鱼，一小鲨从腹中跃出，剖之，乃更得六头，以投水中，皆游去，始信鲨鱼胎生。申刻出港，泊澳外。舟人驾三板登岸，汲水毕，各谋晚餐。余独坐舷际，时近初更，皎月未上，水波不动，星光满天，与波底明星相映：上下二天，合成圆器。身处其中，遂觉宇宙皆空。露坐甚久，不忍就寝，偶成一律：『东望扶桑好问津，珠宫璇室俯为邻；波涛静息鱼龙夜，参斗横陈海宇春；似向遥天飘一叶，还从明镜渡纤尘。闲吟抱膝檣乌下，薄露泠然已湿茵』。少间，黑云四布，星光尽掩。忆余友言君右陶言：『海上夜黑不见一物，则击水以视』。一击而水光飞溅，如明珠十斛，倾撒水面，晶光荧荧，良久始灭，亦奇观矣！夜半微风徐动，舟师理舵欲发，余始就枕。

二十四日，晨起，视海水自深碧转为淡黑，回望澎湖诸岛犹隐隐可见，顷之，渐没入烟云之外，前望台湾诸山已在隐现间；更进，水变为淡蓝，转而白，而台郡山峦毕陈目前矣。迎岸皆浅沙，沙间多渔舍，时有小艇往来不绝。望鹿耳门，是两岸沙角环合处；门广里许，视之无甚奇险，门内转大。有镇道海防盘诘出入，舟人下椗候验。久之，风大作，鼓浪如潮，盖自渡洋以来所未

见。念大洋中不知更作何状，颇为同行未至诸船危之。既验，又迂回二三十里，至安平城下，复横渡至赤嵌城，日已晡矣。盖鹿耳门内浩瀚之势，不异大海；其下实皆浅沙，若深水可行舟处，不过一线，而又左右盘曲，非素熟水道者，不敢轻入，所以称险。不然，既入鹿耳，斜指东北，不过十里已达赤嵌，何必迂回乃尔？会风恶，仍留宿舟中。

二十五日，买小舟登岸，近岸水益浅，小舟复不进，易牛车，从浅水中牵挽达岸，诣台邑二尹蒋君所下榻。计自二十一日大旦门出洋以迄台郡，凡越四昼夜。海洋无道里可稽，惟计以更，分昼夜为十更，向谓厦门至台湾，水程十一更半：自大旦门七更至澎湖，自澎湖四更半至鹿耳门。风顺则然；否则，十日行一更，未易期也。尝闻海舶已抵鹿耳门，为东风所逆，不得入，而门外铁板沙又不可泊，势必仍返澎湖；若遇月黑，莫辨澎湖岛澳，又不得不重回厦门，以待天明者，往往有之矣。海上不得顺风，寸尺为艰。余念同行十二舶未至，蒋君职司出入，有籍可稽，日索阅之，同至者仅得半，余或迟三五日至七八日，最后一舟逾十日始至，友人仆在焉。讯其故，曰：『风也』。余曰：『同日同行，又同水道，何汝一舟独异』？曰：『海风无定，亦不一例；常有两舟并行，一变而此顺彼逆，祸福攸分，此中似有鬼神司之，遑计迟速乎』？余以舟中累日震荡头涔涔然，虽凭几倚榻，犹觉在波涛中。越二日，始谒客。晤太守靳公、司马齐公、参军尹君、诸罗令董君、凤山令朱君。又因齐司马晤友吕子鸿图，握手甚慰。渠既不意余之忽为海外游，以为天降；余于异域得见故人，尤快。相过无虚日，较同客榕城日加密，挥毫、较射、雅歌、投壶，无所不有；暇则论议古今，赏奇析疑；复取台湾郡志，究其形势，共相参考。盖在八闽东南，隔海水千余里，前代未尝与中国通，中国人曾不知有此地，即舆图、一统志诸书，附载外夷甚悉，亦无台湾之名；惟明会典「太监王三保赴西洋水程」有「赤嵌汲水」一语，又不详赤嵌何地。独澎湖于明时属泉郡同安县，漳泉人多聚渔于此，岁征渔课若干。嘉隆间，琉球踞之。明人小视其地，弃而不问。若台湾之曾属琉球与否，俱无可考。台之民，土著者是为土番，言语不与中国通；况无文字，无由记说前代事。迨万历年间，复为荷兰人所有（荷兰即今红毛也）；建台湾、赤嵌二城（台湾城今呼安平城，赤嵌城今呼红毛楼），考其岁为天启元年。二城仿佛西洋人所画屋室图，周广不过十亩，意在驾火炮，防守水口而已；非有埤堦闾閤，如中国城郭，以居人民者也。我朝定鼎，四方宾服，独郑成功阻守金厦门，屡烦征讨。郑氏不安，又值京口败归，欲择地为休养计，始谋攻取台湾，联檣并进；红毛严守大港（大港在鹿耳门之南，今已久淤，不通舟楫），以鹿耳门沙浅港曲，故弛其守，欲诱致之。成功战舰不得入大港，视鹿耳门不守，遂命进师；红毛方幸其必败，适海水骤涨三丈余

，郑氏无复胶沙之患，急攻二城。红毛大恐，与战又不胜，请悉收其类去，时顺治十六年八月也。成功之有台湾，似有天助，于是更台湾名承天府，设天兴、万年二州；又以厦门为思明州，而自就台湾城居焉。郑氏所谓台湾城，即今安平城也，与今郡治隔一海港，东西相望约十里许，虽与鲲身连，实则台湾外沙，前此红毛与郑氏皆身居之者；诚以海口为重，而缓急于舟为便耳。成功歿于康熙元年，子经继立（经即锦舍）。经纨绔子，无远略，其下诸将多来归者，朝廷悉以一宜畀之，由是归诚者日益众。康熙二十年，郑经亡，子克塽继；年甫十四，幼不谙国事，而总督姚公（启圣）锐意图剿，多设反间、间其用事诸人，人心离叛，无固志，遂与提督施公（琅）先后进讨。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，战于澎湖；二十二日再战，王师克捷，已入天妃澳。台湾门户既失，郑众危惧，欲迁避吕宋，不果；盖其下皆谓克塽孺子，不足谋国事，而归诚反正，犹冀得天朝爵赏，遂定计降。有旨原其罪。十月，克塽率其族属朝京师，封汉军公。宁靖王朱（术桂）先依郑成功，历三世，近四十年；闻克塽降，为诗曰：『流离来海外，止剩几茎发；如今事毕矣，祖宗应容纳』！与其二嫔同自经以殉。鲁王世子辈安插河南。台湾遂平。嗟乎！郑成功年甫弱冠，招集新附，草创厦门，复夺台湾，继以童孺守位，三世相承，卒能保有其地，以归顺朝廷，成功之才略信有过人者。况乎夜郎自大，生杀独操，而仍奉永历之纪元，恪守将军之位号，奉明宁靖王、鲁王世子礼不衰，皆其美行；以视吴、耿背恩僭号者，相去不有间耶？台湾既入版图，改伪承天府为台湾府，伪天兴州为诸罗县，分伪万年州为台湾、凤山二县；县各一令一尉，台湾县附郭首邑，增置一丞，更设台厦道辖焉。海外初辟，规模草创，城郭未筑，官署悉无垣墙，惟编竹为篱，蔽内外而已。台湾县节府治，东西广五十里，南北袤四十里，镇、道、府、厅暨诸、凤两县衙署、学宫，市廛及内地寄籍民居多隶焉。而澎湖诸岛澳，亦在所辖。凤山县居其南，自台湾县分界而南，至沙马矶大海，袤四百九十五里；自海岸而东，至山下打狗仔港，广五十里。摄土番十一社，曰：上淡水、下淡水、力力、茄藤、放索、大泽矶、哑猴、答楼，以上平地八社，输赋应徭；曰：茄洛堂、浪峯、卑马南，三社在山中，惟输赋，不应徭；另有傀儡番并山中野番，皆无社名。诸罗县居其北，摄番社新港、加溜湾（音葛刺湾）、殴王（音萧郎）、麻豆等二百八社外，另有蛤仔难（音葛雅兰）等三十六社，虽非野番，不输贡赋，难以悉载。自台湾县分界而北，至西北隅，转至东北隅大鸡笼社大海，袤二千三百十五里。三县所隶，不过山外沿海平地，其深山野番，不与外通，外人不能入，无由知其概。总论台郡平地形势，东阻高山，西临大海，自海至山，广四五十里；自凤山县南沙马矶至诸罗县北鸡笼山，袤二千八百四十五里，此其大略也。虽沿海沙岸，实平壤沃土，但

土性轻浮，风起扬尘蔽天，雨过流为深坑。然宜种植，凡树蓊芴郁茂，稻米有粒大如豆者；露重如雨，旱岁过夜转润，又近海无潦患，秋成纳稼倍内地；更产糖蔗杂粮，有种必获。故内地穷黎，襁至辐辏，乐出于其市。惜荒地尚多，求辟土千一耳。五谷俱备，尤多植芝麻。果实有番槎（土音读作蒜，查无此字，或云当从■〈木贱〉）、黄梨、香果、波罗蜜，皆内地所无，过海即败苦，不得入内地。荔枝酸涩，龙眼似佳，然皆绝少，市中不可多见；杨梅如豆，桃李涩口，不足珍。独番石榴不种自生，臭不可耐，而味又甚恶；蕉子冷沁心脾，腻齿不快，又产于冬月，尤见违时。惟香果差胜。槟榔形似羊枣，力薄，殊逊滇粤；椰子结实如球，破之可为器，有椰酒盈椀，肉附壳而生，用与槟榔共嚼。余爱二树，独干无枝，亭亭自立，叶如凤羽，偃盖婆娑；窗前植之，差亦不恶。瓜蔬悉同内地，无有增损。西瓜盛于冬月，台人元旦多啖之；皮薄瓢红，可与常州并驱，但逊泉之傅霖耳。郡治无树，惟绿竹最多，一望猗猗，不减渭滨淇澳之盛。惜其仅止一种，辄数十竿为一丛，生笋不出丛外，每于丛中排比而出。枝大于竿，又节节生刺，人入竹下，往往牵发毁肌，莫不委顿；世有嵇、阮，难共入林。花之木本者曰番花，叶似枇杷，枝必三叉，臃肿而脆；开花五瓣，色白，近心渐黄，香如梔子，宜于风过暂得之，近则恶矣；自四月至十月开不绝，冬寒并叶俱尽。草花有番茉莉，一花十瓣，望之似菊；既放可得三日观，不似内地茉莉暮开晨落，然香亦少逊焉。街市以一折三，中通车行，傍列市肆，佛仿京师大街，低隘陋耳。妇人弓足绝少，间有缠三尺布者，便称丽都；故凡陌上相逢，于裙下不足流盼也。市中用财，独尚番钱。番钱者，红毛人所铸银币也。圆长不一式，上印番花，实则九三色。台人非此不用，有以库帑予之，每蹙额不顾，以非所习见耳。地不产马，内地马又艰于渡海，虽设兵万人，营马不满千匹；文武各官乘肩舆，自正印以下，出入皆骑黄犊。市中挽运百物，民间男妇远适者，皆用犊车。故比户多畜牛；又多蔗梢，牛嗜食之，不费刍菽。曩郑氏之治台，立法尚严，犯奸与盗贼，不赦；有盗伐民间一竹者，立斩之。民承峻法后，犹有道不拾遗之风：市肆百货露积，委之门外，无敢窃者。天气四时皆夏，恒苦郁蒸，遇雨成秋，比岁渐寒，冬月有裘衣者，至霜霰则无有也。海上飓风时作，然岁有常期；或逾期、或不及期，所爽不过三日，别有风期可考。飓之尤甚者曰台，台无定期，必与大雨同至，必拔木坏垣，飘瓦裂石，久而愈劲；舟虽泊澳，常至齏粉，海上人甚畏之，惟得雷声即止。占台风者，每视风向反常为戒：如夏月应南而反北，秋冬与春应北而反南（三月二十三日马祖暴后便应南风，白露后至三月皆应北风；惟七月北风多主台），旋必成台，幸其至也渐，人得早避之。又曰：风四面皆至曰台。不知台虽暴，无四方齐至理；譬如北风台，必转而东，东而南，南又转西，或一

二日、或三五七日，不四面传遍不止；是四面递至，非四面并至也。飓骤而祸轻，台缓而祸久且烈。又春风畏始，冬风虑终；又六月闻雷则风止，七月闻雷则风至；又非常之风，常在七月。而海中鳞介诸物游翔水面，亦风兆也。此台郡之大略也。为赋竹枝词，以纪其概。

铁板沙连到七鲲，鲲身激浪海天昏；任教巨舶难轻犯，天险生成鹿耳门。

安平城旁，自一鲲身至七鲲身，皆沙岗也。铁板沙性重，得水则坚如石，舟泊沙上，风浪掀擲，舟底立碎矣。牛车千百，日行水中，曾无轨迹，其坚可知。

雪浪排空小艇横，红毛城势独峥嵘；渡头更上牛车坐，日暮还过赤嵌城。

渡船皆小艇也。红毛城即今安平城，渡船往来络绎，皆在安平、赤嵌二城之间。沙坚水浅，虽小艇不能达岸，必藉牛车挽之。赤嵌城在郡治海岸，与安平城对峙。

编竹为垣取次增，衙斋清暇冷如冰；风声撼醒三更梦，帐底斜穿远浦灯。

官署皆无垣墙，惟插竹为篱，比岁增易。无墙垣为蔽，远浦灯光，直入寢室。

耳畔时闻轧轧声，牛车乘月夜中行；梦回几度疑吹角，更有床头蟋蟀鸣。

牛车挽运百物，月夜车声不绝。蟋蟀音偃忝，即守宫也；台湾守宫善鸣，声似黄雀。

蔗田万顷碧萋萋，一望龙葱路欲迷；綑载都来糖廊里，只留蔗叶饷群犀。

取蔗浆煎糖处曰糖廊。蔗梢饲牛，牛嗜食之，

青葱大叶似枇杷，臃肿枝头着白花；看到花心黄欲滴，家家一树倚篱笆。

番花叶似枇杷，花开五瓣，白色，木本，臃肿，枝必三义；花心渐作深黄色，攀折累三日不残。香如梔子，病其过烈；风度花香，颇觉浓郁。

芭蕉几树植墙阴，蕉子累累冷沁心；不为临池堪代纸，因贪结子种成林。

蕉实形似肥皂，排偶而生，一枝满百，可重十觔；性极寒。凡蒔蕉园林，绿阴深沉，荫蔽数亩。

独干凌霄不作枝，垂垂青子任纷披；摘来还共菱根嚼，赢得唇间尽染脂。

槟榔无旁枝，亭亭直上，遍体龙鳞，叶同凤尾。子形似羊枣，土人称为枣子槟榔。食槟榔者必与菱根、蚘灰同嚼，否则涩口且辣。食后口唇尽红。

恶竹参差透碧霄，丛生如棘任风摇；那堪节节都生刺，把臂林间血已漂。

竹根迄筱以至于叶，节节皆生倒刺，往往牵发毁肌。察之皆根之萌也，故此竹植地即生。不是哀梨不是楂，酸香滋味似甜瓜；枇杷不见黄金果，番槎何劳向客夸？

番槎生大树上，形如茄子；夏至始熟，台人甚珍之。

肩披鬓发耳垂珰，粉面红唇似女郎；马祖宫前锣鼓闹，侏离唱出下南腔。

梨园子弟，垂髻穴耳，傅粉施朱，俨然女子。土人称天妃神曰马祖，称庙曰宫；天妃庙近赤嵌城，海舶多于此演戏酬愿。闽以漳泉二郡为下南，下南腔亦闽中声律之一种也。

台湾西向俯汪洋，东望层峦千里长；一片平沙皆沃土，谁为长虑教耕桑？

台郡之西，俯临大海，实与中国闽广之间相对。东则层峦迭嶂，为野番巢居穴处之窟，鸟道蚕丛，人不能入；其中景物，不可得而知也。山外平壤皆肥沃，土番又不务稼穡，当春计食而耕，都无蓄积，地力未尽，求辟土千一耳。

裨海纪游卷中

余以采硫来居台郡两阅月，为购布，购油，购糖，铸大镬，冶刀斧、锄、杓，规大小木桶，制秤、尺、斗、斛，种种毕备。布以给番人易硫土；油与大镬，所以炼硫；糖给工匠频饮并浴体，以辟硫毒；锄平土筑基；刀斧伐薪薙草；杓出硫于镬；小桶凝硫，大桶贮水；秤、尺、斗、斛，以衡量诸物。又购脱粟、盐豉、筐、釜、@、箸等，率为百人具。计费九百八十金，买一巨舶载之。入资什七，觉舟重不任载，心窃疑焉。遂止弗入，更买一舶，为载所余，费半前舶。或曰：『舟有大小，受载有量，今颇未尽量，何徒费为？』余曰：『吾忽心动，方欲使两舶中分之，匪直载所余也』。言者匿笑去。王君意图便安，不欲更张，中分之志遂寝。余事既毕，拟旦日登舶，郡守靳公（名治扬，号斗南）、司马齐公（名体物，号诚庵）咸谓余曰：『君不闻鸡笼、淡水水土之恶乎？人至即病，病辄死。凡隶役闻鸡笼、淡水之遣，皆歔歔悲叹，如使绝域；水师例春秋更戍，以得生还为幸。彼健儿役隶且然，君奚堪此？曷令仆役往，君留郡城遥制之何如？』余曰：『兹行计役工匠、番人数百人，又逼近野番，不有以静镇之，恐多事，貽地方忧；况既受人托，又何惜一往？』明日，参军尹君（名复）、凤山尉戚君（嘉灿）皆吾乡人，来止余行，曰：『客秋朱友龙谋不轨，总戎王公命某弁率百人戍下淡水，纔两月，无一人还者；下淡水且然，况鸡笼、淡水远恶尤甚者乎？』又曰：『县役某与其侣四人往，仅以身返。此皆近事，君胡不自爱耶？』余笑曰：『吾生有命，苍苍者主之，水土其如余何！余计之审矣，不可以不往』。尹君与守戎沈君（长禄）为余作丸散药及解毒辟疔诸方为赠，珍重再三。又吾乡黄岩顾君（敷公）随父南金先生任江南粮储道，住京口；顺治己亥被掠留台，居台久，习知山海夷险。与余一见如故交，亦来谓余曰：『水土害人，鬼物为厉，有识者所不计；若夫去险就夷，居安避危，胡可不审？君亦知海道乎？凡海舶不畏大洋，而畏近山；不患深水

，而患浅水。舟本浮物，有桅御风，有舵辟水，虽大风浪未易沉覆；若触礁则沉，胶沙必碎，其败立见。今自郡治至鸡笼，舟依沙濼间行，遭风无港可泊，险倍大洋，何如陆行为得乎？君将偕我往；若必从舟，则我请辞』。余曰：『谨受教』。王君图便安，卒登舟，挽之不可。余与顾君率平头数辈，乘笨车就道；随行给役者凡五十五人，时四月初七日也。经过番社即易车，车以黄犊驾，而令土番为御。是日过大洲溪，历新港社、嘉溜（音葛辣）湾社、麻豆社，虽皆番居，然嘉木阴森，屋宇完洁，不减内地村落。余曰：『孰谓番人陋？人言宁足信乎』？顾君曰：『新港、嘉溜湾、殴王、麻豆，于伪郑时为四大社，令其子弟能就乡塾读书者，蠲其徭役，以渐化之。四社番亦知勤稼穡，务蓄积，比户殷富；又近郡治，习见城市居处礼让，故其俗于诸社为优。殴王近海，不当孔道，尤富庶，惜不得见，过此恐日远日陋矣』。然观四社男妇，被发不禡，犹沿旧习，殊可鄙。自麻豆易车，应至倒咯（音洛）国；番人不解从者语，见营官中途为余治餐，意余必适彼，为御至佳里兴，至则二鼓矣。问孰为宿处，则营中也。无已，乃之守戎赵君所。赵君名振，天雄人，孝廉，与余友侯君敬止善，谈次及天雄、平干、邨下、汧台诸故人，皆能了了，盖皆三十年事矣。闻漏下三十刻，乃就寝。

初八日，仍驭原车，返麻豆社，易车渡茅港尾溪、铁线桥溪。至倒咯国社，日已近暮。忆王君此时，乘南风，驾巨舰，瞬息千里，余至则后矣；乃乘夜渡急水、八掌等溪。迟明，抵诸罗山，倦极坐憩；天既曙，复渡牛跳溪，过打猫社、山迭溪、他里务社，至柴里社宿。计车行两昼夜矣。车中倦眸欲瞑，每至深崖陡壑，辄复惊觉。所见御车番儿，皆遍体雕青：背为鸟翼盘旋；自肩至脐，斜锐为网罟纒络；两臂各为人首形，断脰狰狞可怖。自腕至肘，累铁镯数十道；又有为大耳者。

初十日，渡虎尾溪、西螺溪，溪广二三里，平沙可行，车过无轨迹，亦似铁板沙，但沙水皆黑色，以台湾山色皆黑土故也。又三十里，至东螺溪，与西螺溪广正等，而水深湍急过之。辕中牛惧溺，卧而浮，番儿十余，扶轮以济，不溺者几矣。既济，值雨，驰三十里，至大武郡社，宿。是日所见番人，文身者愈多，耳轮渐大如@，独于发加束，或为三叉，或为双角；又以鸡尾三羽为一翻，插髻上，迎风招飏，以为观美。又有三少妇共舂，中一妇颇有姿；然裸体对客，而意色泰然。

十一日，行三十里，至半线社，居停主人揖客颇恭，具饌尤腆。云：『过此多石路，车行不易，曷少憩节劳』！遂留宿焉。自诸罗山至此，所见番妇多白晰妍好者。

十二日，过哑束社，至大肚社，一路大小积石，车行其上，终日蹭蹬殊困

；加以林莽荒秽，宿草没肩，与半线以下如各天。至溪涧之多，尤不胜记。番人状貌转陋。

十三日，渡大溪，过沙辘社，至牛骂社，社屋隘甚，值雨过，殊湿。假番室牖外设榻，缘梯而登，虽无门阑，喜其高洁。

十四日，阴霾，大雨，不得行；午后雨止，闻海吼声，如钱塘怒潮，至夜不息。社人云：『海吼是雨征也』。

十五日、十六日皆雨，前溪新水方怒，不敢进。

十七日，小霁。余榻面山，霾雾障之凡五日，苦不得一睹其麓；忽见开朗，殊快。念野番跳梁，兹山实为藩篱，不知山后深山，当作何状，将登麓望之。社人谓：『野番常伏林中射鹿，见人则矢镞立至，慎毋往』！余颌之；乃策杖披荆拂草而登。既陟巅，荆莽缪结，不可置足。林木如猬毛，联枝累叶，阴翳昼暝，仰视太虚，如井底窥天，时见一规而已。虽前山近在目前，而密树障之，都不得见。惟有野猿跳踯上下，向人作声，若老人欬；又有老猿，如五尺童子，箕踞怒视。风度林杪，作簌簌声，肌骨欲寒。瀑流潺潺，寻之不得；而修蛇乃出踝下，觉心怖，遂返。

十八日，又大雨，岚气盛甚，衣润如洗；阶前泥泞，足不得展；徘徊怅结。赋诗曰：『番舍如蚁垤，茅檐压路低；岚风侵短牖，海雾袭重梯；避雨从留屐，支床更着梯；前溪新涨阻，徙倚欲鸡栖』。顷之，有番妇至，蕢首瘠体，貌不类人，举手指画，若有所欲，余探得食物与之；社人望见，亟麾之去，曰『此妇有术，善崇人，毋令得近也』！

十九日，晨起，忽霁，差爽人意，计二三日水落可涉，则前路匪遥矣。比午，方饭，南风飏飏起萍末，衣润顿干，觉快甚。饭罢，风渐横，草木披靡，念两海舶当已至；不然殆矣，王君奈何！意甚忧之。薄暮，有人自海滨来，云：『见二巨舟，乘风而北』。益骇，披襟坐大风中，至三鼓，勉就枕，然竟夜无寐。

二十日，辰刻风定；无从得二舶耗。顾君慰余曰：『君无忧二舶也！彼非南风不行，既久无南风，昨风又横，无行理，何忧为』？土官使麻答为余问水（麻答是番儿之矫健者；问水，探水之深浅也），曰：『水急且高，未可涉也』。

二十三日，余念二舶，遂叱驭行。行二十里，至溪所，众番为戴行李，没水而过；复扶余车浮渡，虽仅免没溺，实濡水而出也。渡凡三溪，率相越不半里；已渡过大甲社（即崩山）、双寮社，至宛里社宿。自渡溪后，御车番人貌益陋，变胸背雕青为豹文。无男女，悉翦发覆额，作头陀状，规树皮为冠；番妇穴耳为五孔，以海螺文贝嵌入为饰，捷走先男子。经过番社皆空室，求一勺

水不可得；得见一人，辄喜。自此以北，大概略同。

二十四日，过吞霄社、新港仔社，至后坂社。甫下车，王君敝衣跣足在焉。泣告曰：『舟碎身溺，幸复相见』。余惊问所以不死状，曰：自初三日登舟，泊鹿耳门，候南风不得。十八日，有微风，遂行。行一日，舵与帆不洽，斜入黑水者再；船首自俯，欲入水底，而巨浪又夹之；舟人大恐，向马祖求庇，苦无港可泊，终夜彷徨。十九日，犹如昨。午后南风大至，行甚驶，喜谓天助；顷之，风厉甚，因舵劣，不任使，强持之，舵牙折者三。风中蝴蝶千百，绕船飞舞，舟人以为不祥。申刻，风稍缓，有黑色小鸟数百集船上，驱之不去，舟人咸谓大凶；焚楮镪祝之，又不去，至以手抚之，终不去，反呶呶向人，若相告语者。少间，风益甚，舟欲沉，向马祖卜筮，求船安，不许；求免死，得吉；自弃舟中物三之一。至二更，遥见小港，众喜幸生，以沙浅不能入，姑就港口下旋。舟人困顿，各就寝。五鼓失旋，船无系，复出大洋，浪击舵折，鹳首又裂，知不可为，舟师告曰：『惟有划水仙，求登岸免死耳』！划水仙者，众口齐作钲鼓声，人各挟一匕箸，虚作棹船势，如午日竞渡状；凡洋中危急，不得近岸，则为之。船果近岸，浪拍即碎；王君与舟人皆入水，幸善泅，得不溺；乘浪势推拥登岸，顾视原舟，惟断板折木，相击白浪中耳。余亟问：『后舶安在』？王君曰：『彼舟利步，自十八日已先余舟数百里矣，尚何能知之』？余闻王君言，意欲回车；复自计曰：『驱驰千余里，何惜三数日程，不往探后舶确耗乎』？

二十五日，与王君共一车，兼程进。越高岭三，至中港社，午餐。见门外一牛甚臃，囚木笼中，俯首局足，体不得展；社人谓：『是野牛初就鞫，以此驯之』。又云：『前路竹塹、南嵌，山中野牛甚多，每出千百为群，土番能生致之，候其驯，用之。今郡中挽车牛，强半是也』。饭竟，复登车，道由海墘横涉小港，迂回沙岸间三十余里；王君指折舵碎舟脱死登岸处甚悉，视沙间断木废板，尚有存者，惟相对浩叹而已。又浮一深溪，至竹塹社，宿。溪水湍急，役夫有溺而复起者。奴子车后浴水而出，比至，无复人色。有人自鸡笼、淡水来者，言二十日风后，有一舶至；余闻之甚喜，谓王君曰：『沉舟诸物，固无有理，然大镬与冶器，必沉沙中，似可觅也；且一舟犹在，无中辍理，君毋惜海滨一行』！遂留王君竹塹社，余复驰至南嵌社宿。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，不见一人一屋，求一树就荫不得；掘土窟，置瓦釜为炊，就烈日下，以涧水沃之，各饱一餐。途中遇麋、鹿、麇、麀逐队行，甚伙，驱猓獬獬获三鹿。既至南嵌，入深箐中，披荆度莽，冠履俱败：直狐■〈犛各〉之窟，非人类所宜至也。

二十七日，自南嵌越小岭，在海岸间行，巨浪卷雪拍辕下，衣袂为湿。至

八里分社，有江水为阻，即淡水也。深山溪涧，皆由此出。水广五六里，港口中流有鸡心礁，海舶畏之；潮汐去来，浅深莫定。余停车欲渡，有飞虫亿万，如急雨骤至，衣不能蔽，遍体悉损。视沙间一舟，独木镂成，可容两人对坐，各操一楫以渡；名曰莽葛，盖番舟也。既渡，有淡水社长张大，罄折沙际迎，遂留止其家。视后舶果已至；当风横时，弃掷数物，余皆获全；然不过前舶之余，计所亡已什八矣。爰命张大为余治屋，余留居五日以待。

五月朔，张大来告屋成。

初二日，余与顾君暨仆役平头共乘海舶，由淡水港入。前望两山夹峙处，曰甘答门，水道甚隘，入门，水忽广，漶为大湖，渺无涯涘。行十许里，有茅庐凡二十间，皆依山面湖，在茂草中，张大为余筑也。余为区画，以设大镬者二，贮硫土者六，处夫役者七，为庖者二，余与王君、顾君暨臧获共处者三；为就地势，故错综散置，向背不一。张大云：『此地高山四绕，周广百余里，中为平原，惟一溪流水，麻少翁等三社，缘溪而居。甲戌四月，地动不休，番人怖恐，相率徙去，俄陷为巨浸，距今不三年耳』。指浅处犹有竹树梢出水面，三社旧址可识。沧桑之变，信有之乎？既坐定，闻飞湍倒峡声，有崩崖转石之势；意必有千寻瀑流，近在左右，昼夜轰耳不辍；觅之累日，不可得见。

。

初五日，王君从海岸驰至，果得冶器七十二事及大镬一具，余其问之水滨矣。

又数日，各社土官悉至；曰八里分、麻少翁、内北头、外北头、鸡洲山、大洞山、小鸡笼、大鸡笼、金包里、南港、瓦烈、摆折、里末、武溜湾、雷里、荖厘、绣朗、巴琅泵（音畔）、奇武卒、答答攸、里族、房仔屿、麻里折口等二十三社，皆淡水总社统之，其土官有正副头目之分。饮以薄酒，食以糖丸，又各给布丈余，皆忻然去。复给布众番易土，凡布七尺，易土一筐，衡之可得二百七八十觔。明日，众番男妇相继以莽葛载土至，土黄黑不一，色质沉重，有光芒，以指捻之，飒飒有声者佳，反是则劣。炼法：槌碎如粉，日曝极干，镬中先入油十余觔，徐入干土，以大竹为十字架，两人各持一端揽之；土中硫得油自出，油土相融，又频频加土加油，至于满镬；约入土八九百觔，油则视土之优劣为多寡。工人时时以铁锹取汁，沥突旁察之，过则添土，不及则增油。油过不及，皆能损硫；土既优，用油适当，一镬可得净硫四五百觔，否或一二百觔乃至数十觔。关键处虽在油，而工人视火候，似亦有微权也。余问番人硫土所产，指茅庐后山麓间。明日拉顾君偕往，坐莽葛中，命二番儿操楫。缘溪入，溪尽为内北社，呼社人为导。转东行半里，入茅棘中，劲茅高丈余，两手排之，侧体而入，炎日薄茅上，暑气蒸鬱，觉闷甚。草下一径，逶迤仅

容蛇伏。顾君济胜有具，与导人行，辄前；余与从者后，五步之内，已各不相见，虑或相失，各听呼应声为远近。约行二三里，渡两小溪，皆而涉。复入深林中，林木翳翳，大小不可辨名；老藤缠结其上，若虬龙环绕，风过叶落，有大如掌者。又有巨木裂土而出，两叶始蘖，已大十围，导人谓楠也。楠之始生，已具全体，岁久则坚，终不加大，盖与竹笋同理。树上禽声万态，耳所创闻，目不得视其状。凉风袭肌，几忘炎暑。复越峻坡五六，值大溪，溪广四五丈，水潺潺巉石间，与石皆作蓝靛色，导人谓此水源出硫穴下，是沸泉也；余以一指试之，犹热甚，扶杖蹶巉石渡。更进二三里，林木忽断，始见前山。又陟一小巔，觉履底渐热，视草色萎黄无生意；望前山半麓，白气缕缕，如山云乍吐，摇曳青嶂间，导人指曰：『是硫穴也』。风至，硫气甚恶。更进半里，草木不生，地热如炙；左右两山多巨石，为硫气所触，剥蚀如粉。白气五十余道，皆从地底腾激而出，沸珠喷溅，出地尺许。余揽衣即穴旁视之，闻怒雷震荡地底，而惊涛与沸鼎声间之；地复岌岌欲动，令人心悸。盖周广百亩间，实一大沸镬，余身乃行镬盖上，所赖以不陷者，热气鼓之耳。右旁巨石间，一穴独大，思巨石无陷理，乃即石上俯瞰之，穴中毒焰扑人，目不能视，触脑欲裂，急退百步乃止。左旁一溪，声如倒峡，即沸泉所出源也。还就深林小憩，循旧路返。衣染硫气，累日不散。始悟向之倒峡崩崖，轰耳不辍者，是硫穴沸声也。为赋二律：『造化锤奇构，崇冈涌沸泉；怒雷翻地轴，毒雾撼崖巅；碧涧松长槁，丹山草欲燃；蓬瀛遥在望，煮石迓神仙』。『五月行人少，西陲有火山；孰知泉沸处？遂使履行难；落粉销危石，流黄渍篆斑；轰声传十里，不是响潺湲』。人言此地水土害人，染疾多殆，台郡诸公言之审矣。余初未之信；居无何，奴子病矣，诸给役者十且病九矣！乃至庖人亦病，执爨无人。而王君水底余生，复染危痢，水浆不入；昼夜七八十行，渐至流溢枕席间。余一榻之侧，病者环绕，但闻呻吟与寒噤声，若唱和不辍，恨无越人术，安得遍药之？乃以一舶悉归之。而顾君又以他事赴省，独余不可去，与一病仆俱。时时督番儿，课匠役，往来烈日下与深草茂林中，日不少休。而一二社棍，又百计暗挠之。余既不识侏离语，与人言，人又不解余旨，口耳并废，直同聋哑。是余一身，且有兼病，尚得以不病傲人乎？以余观之：山川不殊中土，鬼物未见有征，然而人辄病者，特以深山大泽尚在洪荒，草木晦蔽，人迹无几，瘴疠所积，入人肺肠，故人至即病，千人一症，理固然也。余体素弱，十年善病，恒以参朮代饔飧，犹苦不支。自台郡至此，计触暑行二十日，兼驰凡四昼夜，涉大小溪九十有六；若深沟巨壑，峻坡陡崖，驰下如覆、仰上如削者，盖不可胜数。平原一望，罔非茂草，劲者覆顶，弱者蔽肩，车驰其中，如在地底，草梢割面破项，蚊蚋苍蝇吮啞肌体，如饥鹰饿虎，扑逐不去。炎日又曝之，项背欲裂

，已极人世劳瘁。既至，草庐中，四壁陶瓦，悉茅为之，四面风入如射，卧恒见天。青草上榻，旋拔旋生。雨至，室中如洪流，一雨过，屐而升榻者凡十日。蝉琴蚓笛，时沸榻下，阶前潮汐时至。出户，草没肩，古木樛结，不可名状；恶竹丛生其间，咫尺不能见物。蝮蛇瘳项者，夜阁阁鸣枕畔，有时鼾声如牛，力可吞鹿；小蛇逐人，疾如飞矢，户闕之外，暮不敢出。海风怒号，万籁响答，林谷震撼，屋榻欲倾。夜半猿啼，如鬼哭声，一灯荧荧，与鬼病垂危者联榻共处。以视子卿绝塞、信国沮洳为何如？柳子厚云：『播州非人所居』；令子厚知有此境，视播州天上矣。余至之夜，有渔人结寮港南者，与余居遥隔一水，累布藉枕而卧；夜半，矢从外入，穿枕上布二十八札，幸不伤脑，犹在梦乡，而一矢又入，遂贯其臂，同侣逐贼不获，视其矢，则土番射鹿物也。又有社人被杀于途，皆数日间事。余草庐在无人之境，时见茂草中有番人出入，莫察所从来；深夜劲矢，宁无戒心？若此地者，盖在在危机，刻刻死亡矣！余身非金石，力不胜鼯鼠；况以斑白之年，高堂有母，宁遂忘临履之戒，以久处危亡之地乎？良以刚毅之性，有进无退，谋人谋己，务期克济；况生平历险遭艰，奚止一事？今老矣！肯以一念之恶，事半中辍，嗒然遂失其故我耶？且病者去矣，而不病者又以畏病畏危去，将谁与竣所事？与其今日早去，何如前日不来？畴其能余迫？今既来矣，遑惜其它？心志素定，神气自正，匪直山鬼降心，二竖且远避百舍。且余固以嗜游来，余尝谓：『探奇揽胜者，毋畏恶趣；游不险不奇，趣不恶不快』。太白登华山，恨不携谢朓惊人句，搔首问天；昌黎登华岳绝顶，痛哭投书与家人别，华阴令百计取之，乃得下，皆以嗜游癖者也。余虽不敢仰希前哲，然兹行所历，当令昌黎、太白增羨。况蓬莱在望，弱水可掬，藉令祖龙、汉武帝闻之，不将褰裳恐后乎？（以下有「虽然骄语夸人，岂情也哉」？十字，疑为后人评词，误入正文）

裨海纪游卷下

余既来海外，又穷幽极远，身历无人之域；其于全台山川夷险、形势扼塞、番俗民情，不啻户至而足履焉。可不为一言，俾留意斯世斯民者知之？间尝于清旦策杖，薄暮操舟，周览探讨而得其概焉。盖淡水者，台湾西北隅尽处也。高山嵯峨，俯瞰大海，与闽之福州府闽安镇东西相望，隔海遥峙，计水程七八更耳。山下临江陴■〈阝儿〉为淡水城，亦前红毛为守港口设者。郑氏既有台湾，以淡水近内地，仍设重兵戍守。本朝内外一家，不虞他寇，防守渐弛；惟安平水师，拨兵十人，率半岁一更，而水师弁卒，又视为畏途，扁舟至社，信宿即返。十五六年城中无戍兵之迹矣！岁久荒芜，入者辄死，为鬼为毒，人无由知。汛守之设，特虚名耳！缘海东行百六七十里，至鸡笼山，是台之东北隅。有小山圆锐，去水面十里，孤悬海中；以鸡笼名者，肖其形也。踰此

而南，则为台湾之东面。东西之间，高山阻绝，又为野番盘踞，势不可通。而鸡笼山下，实近弱水，秋毫不载，舟至即沉；或云：名为「万水朝东」，水势倾泻，卷入地底，滔滔东逝，流而不返。二说未详孰是？从无操舟往试，归告于人者。海舟相戒不敢出其下，故于水道亦不能通，西不知东，犹东之不知西也。止就西言：自淡水港而南，迄于郡治，尚有南嵌、竹塹、后龙、鹿仔（音雅）、二林、台仔窰、莽港等七港；自郡治而南至凤山县沙马矶，亦有蚝港、打狗仔、下淡水等三港。山中涧水所出，虽沙坚水浅，难容巨舶，每当潮汐，亦可进舟。设有寇盗伺隙，或红毛思复故物，以数舶虚攻鹿耳牵制水陆，而出偏师掩袭各港，踞土列营，首尾夹击，则我兵守御势分，三面受敌矣！今独重鹿耳、安平之守，而于各港一切泄视，非计之得也。又郡治各邑，悉无城郭，战守无凭，当事者亦屡图之，以去山远，无水道，不可得石，往往中辍。近有建议植竹为城者，以竹种独异内地，丛生合沓，间不容发，而旁枝横劲，筱节皆刺，若夹植二三重，虽狐鼠不敢穴，矢炮不能穿，其势反坚于石，而又无舂筑之劳。但令比户各植数竿，不烦民力，而民易从，期月之间，可使平地有金汤之壮。其说可采，所当亟为举行，不待再计者矣。至若诸罗、凤山二邑，各有疆域，舍己邑不居，而寄居郡治台邑之地，若侨寓然；似宜各度地势，植竹建城，不独抚字为便，而犄角互援之势亦成矣。近者海内恒苦贫，斗米百钱，民多饥色；贾人责负声，日沸鬬鬯。台郡独似富庶，市中百物价倍，购者无吝色，贸易之肆，期约不愆；佣人计日百钱，趑趄不应召；屠儿牧竖，腰缠常数十金，每遇携菹，浪弃一掷间，意不甚惜；余颇怪之。因留台久，始得其故。兹地自郑氏割踞至今，民间积贮有年矣。王师克台，倒戈归诚，不烦攻围，不经焚掠。荡平之后，设镇兵三千人，协兵南北二路二千人，安平水师三千人，澎湖水师二千人；三邑丁赋，就地放给外，藩库又岁发十四万有奇，以给兵饷。兵丁一人，岁得十二两，以之充膳、制衣履，犹虑不敷，宁有余蓄？盖皆散在民间矣。又植蔗为糖，岁产五六十万，商舶购之，以贸日本、吕宋诸国。又米、穀、麻、豆、鹿皮、鹿脯，运之四方者十余万。是台湾一区，岁入赋七八十万，自康熙癸亥削平以来，十五六年间，总计一千二三百万。入多而出少，较之内地州县钱粮，悉输大部，有出无入者，安得不彼日瘠而此日腴乎？又台土宜稼，收获倍蓰，治田千亩，给数万人，日食有余。为贾贩通外洋诸国，则财用不匮。民富土沃，又当四达之海；即今内地民人，襁至而辐辏，皆愿出于其市。萑苻陆梁，孰不欲掩而有之，有如曩昔郑氏者，乘间覬觐，实足为患，而内地沿海，且无宁宇矣！议者谓：『海外丸泥，不足为中国加广；裸体文身之番，不足与共守；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，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』。不知我弃之，人必取之；我能徙之，彼不难移民以实之。噫！计亦疏矣

！我朝自郑氏窃踞以来，海■〈舟宗〉飘忽，在在入寇，江、浙、闽、粤沿海郡县，蹂躏几遍，兵戈垂四十年不息，至沿海万里迁界为清野计，屡烦大兵迄不能灭者，以有台湾为之基也。今既有其地，而谓当弃之，则琉球、日本、红毛、安南、东京诸国必踞之矣！琉球最称小弱，素不为中国患，即有之，亦不能长守为中国藩篱；安南、东京，构兵不解，无暇远图；日本最大，独称强国；红毛狡黠，尤精战艘火器，又为大西洋附庸；西洋人务为远图，用心坚深，不可测识，幸去中国远，窥伺不易；使有台湾置足，则朝去暮来，扰害可胜言哉？郑盐不远，何异自坏藩篱，以资寇巢？是智者所不为也！犄角三城，隘隘各港，坚守鹿耳，外此无良图矣！然守台湾，尤宜以澎湖为重。澎湖者，台湾之门户也；三十六岛，绝无暗礁，在在可以泊船。故欲犯台湾，必先攻澎湖；澎湖既得，进战退守无不宜。欲守台湾，亦先守澎湖；澎湖坚壁，敌舟漂荡无泊，即坐而自困矣。畴昔郑氏，尚与王师鏖战，澎湖既失，遂至穷蹙，盖可盐也！乃台民居恒思乱，每聚不轨之徒，称号铸印、散扎设者，岁不乏人；败露死杖下，仍多继起者。非有豪杰之士，欲踵武郑氏也，缘台民皆漳泉寄籍人，五十年来，习见兵戈不足畏；又目睹郑氏将弁投诚，皆得官封公侯，以是为青云快捷方式，成则王、败不失为进身阶，故接踵走死地如鹜。非性不善，习见误之耳。往岁获乱人，问：『何为叛』？对曰：『我非叛，诸公何过诿张』？复问：『印札有据，非叛而何』？对曰：『冀投诚图出身耳』。闻者绝倒。不知郑氏方猖，有来归者，庙谟不惜一官畀之；不若是，不足解其党。御乱有术，因时制宜。今郑氏反正，薄海乂安，盗弄潢池，有戮无宥，宁与前此同日语乎？亦愚甚矣！故台湾县易藏奸宄，事较两邑为繁。诸罗、凤山无民，所隶皆土著番人。番有土番、野番之别：野番在深山中，迭嶂如屏，连峰插汉，深林密箐，仰不见天，棘刺藤萝，举足触碍，盖自洪荒以来，斧斤所未入，野番生其中，巢居穴处，血饮毛茹者，种类实繁，其升高陟巅越箐度莽之捷，可以追惊猿，逐骇兽，平地诸番恒畏之，无敢入其境者。而野番恃其犷悍，时出剽掠，焚庐杀人；已复归其巢，莫能向迹。其杀人辄取首去，归而熟之，剔取髑髅，加以丹垩，置之当户，同类视其室髑髅多者推为雄，如梦如醉，不知向化，真禽兽耳！譬如虎豹，遭之则噬；蛇虺，撻之则啮；苟不近其穴，彼无肆毒之心，亦听其自生自槁于雨露中耳。客冬有趋利赖科者，欲通山东土番，与七人为侣，昼伏夜行，从野番中，越度万山，竟达东面；东番知其唐人，争款之，又导之游各番社，禾黍芄芄，比户殷富，谓苦野番间阻，不得与山西通，欲约西番夹击之。又曰：『寄语长官，若能以兵相助，则山东万人，凿山通道，东西一家，共输贡赋，为天朝民矣』。又以小舟从极南沙马矾海道送之归。七人所得馈遗甚厚，谓番俗与山西大略相似，独平地至海，较西为广；使当事

者能持其议，与东番约斯夹击，剿抚并施，烈泽焚山，夷其险阻，则数年之后，未必不变荆棘为坦途，而化盘瓠■（棘上火下）箝为良民也。若夫平地近番，冬夏一布，粗粝一饱，不识不知，无求无欲，自游于葛天、无怀之世，有击壤、鼓腹之遗风；亦恒往来市中，状貌无甚异，惟两目拗深瞪视，似稍别；其语多作都卢嚙辘声，呼酒曰「打刺酥」，呼烟曰「笃木固」，略与相似。相传台湾空山无人，自南宋时元人灭金，金人有浮海避元者，为@风飘至，各择所居，耕凿自贍，远者或不相往来；数世之后，忘其所自，而语则未尝改。男女夏则裸体，惟私处围三尺布；冬寒以番毯为单衣，毯缉树皮杂犬毛为之。亦有用麻者，厚可一钱，两幅连缀，不开领脰，衣时以头贯之，仍露其臂；又有袒挂一臂，及两幅左右互袒者。妇人衣以一幅双迭，缝其两腋，仅蔽胸背；别以一副缝其两端以受臂，而横担肩上。上衣覆乳露腹；中衣横裹，仅掩私，不及膝；足不知履，以乌布围股；一身凡三截，各不相属。老人头白，则不挂一缕，箕踞往来，邻妇不避也。发如乱蓬，以青蒿为香草，日取束发，虬虱遶走其上。间有少妇施膏沐者，分两络盘之，亦有致；妍者亦露倩盼之态，但以鹿脂为膏，戯不可近。男子竞尚大耳，于成童时，向耳垂间各穿一孔，用筱竹贯之，日以加大，有大如盘，至于垂肩撞胸者。项间螺贝累累，盘绕数匝，五色陆离，都成光怪。胸背文以雕青，为鸟翼、网罟、虎豹文，不可名状。人无老少，不留一髭，并五毛尽去之。有病不知医药，惟饮溪水则愈。妇人无冬夏，日浴于溪，浴毕汲上流之水而归。有病者浴益频。孕妇始娩，即携儿赴浴。儿患痘，尽出其浆，复浴之，曰：『不若是，不愈也』。婚姻无媒妁，女已长，父母使居别室中，少年求偶者皆来，吹鼻箫，弹口琴，得女子和之，即入与乱，乱毕自去；久之，女择所爱者乃与挽手。挽手者，以明私许之意也。明日，女告其父母，召挽手少年至，凿上腭门牙旁二齿授女，女亦凿二齿付男，期某日就妇室婚，终身依妇以处。盖皆以门楣绍瓜瓞，父母不得有其子，故一再世而孙且不识其祖矣；番人皆无姓氏，有以也。番室仿龟壳为制，筑土基三五尺，立栋其上，覆以茅，茅檐深远，垂地过土基方丈，雨暘不得侵。其下可舂可炊，可坐可卧，以贮笨车、网罟、农具、鸡栖、豚栅，无不宜。室前后各为牖，在脊栋下，缘梯而登。室中空无所有，视有几犬。为置几榻，人惟藉鹿皮择便卧；夏并鹿皮去之，藉地而已。壁间悬葫芦，大如斗，旨蓄毯衣纳其中；竹筒数规，则新醅也。其酿法，聚男女老幼共嚼米，纳筒中，数日成酒，饮时入清泉和之。客至，发妇倾筒中酒先尝，然后进客，客饮尽则喜，否则愠；愠客或憎之也，又呼其邻妇，各衣毯衣，为联袂之歌以侑觞，客或狎之，亦不怒。其夫见妇为客狎，喜甚，谓己妻实都，故唐人悦之（海外皆称中国为大唐，称中国人为唐人）。若其同类为奸，则挟弓矢侦奸人射杀之，而不怗其妇

。地产五谷，番人惟食稻、黍与稷，都不食麦。其饔飧不宿舂，晓起待炊而舂；既熟，聚家人手抔食之。山中多麋鹿，射得辄饮其血；肉之生熟不甚较，果腹而已。出不虑风雨，行不计止宿；食云则食，坐云则坐；喜一笑，痛一颦。终岁不知春夏，老死不知年岁。寒然后求衣，饥然后求食，不预计也。村落庐舍，各为向背。无市肆贸易，有金钱，无所用，故不知蓄积。虽有余力，惟知计日而耕，秋成纳稼；计终岁所食，有余，则尽付曲蘖；来年新禾既植，又尽以所余酿酒。番人无男女皆嗜酒，酒熟，各携所酿，聚男女酣饮，歌呼如沸，累三日夜不辍；余粟既罄，虽饥不悔。屋必自构，衣需自织，耕田而后食，汲涧而后饮，绩麻为网，屈竹为弓，以猎以渔，盖毕世所需，罔非自为而后用之。腰间一刃，行卧与俱，凡所成造，皆出于此。惟陶冶不能自为，得铁则取涧中两石夹槌之，久亦成器，未尝不利于用。剖瓠截竹，用代陶瓦，可以挹酒浆，可以脩罍。我有之，我饮食之，乡党亲戚，缓急有无不相通；邻人米烂粟红，饥者不之贷也。社有小大，户口有众寡，皆推一二人为土官。其居室、饮食、力作，皆与众等，无一毫加于众番；不似滇广土官，征赋税，操杀夺，拥兵自卫者比。其先不知有君长，自红毛始踞时，平地土番悉受约束，力役输赋不敢违，犯法杀人者，剿灭无子遗。郑氏继至，立法尤严，诛夷不遗赤子，并田畴庐舍废之。其实土番杀人，非谋不轨也，曲蘖误之也。群饮之际，夸力争强，互不相下，杯罍未释手，白刃已陷其胷间；有平时睚眦，醉后修怨，旦日酒醒，曾不自知，而讨罪之师已蹶其门矣。故至今大肚、牛骂、大甲、竹塹诸社，林莽荒秽，不见一人，诸番视此为戒，相率谓曰：『红毛强，犯之无噍类；郑氏来，红毛畏之逃去；今郑氏又为皇帝剿灭，尽为臣虏，皇帝真天威矣！』故其人既愚，又甚畏法。曩郑氏于诸番徭赋颇重，我朝因之。秋成输穀似易，而艰于输赋，彼终世不知白镪为何物，又安所得此以贡其上？于是仍沿包社之法，郡县有财力者，认办社课，名曰社商；社商又委通事伙长辈，使居社中，凡番人一粒一毫，皆有籍稽之。射得麋鹿，尽取其肉为脯，并收其皮。日本人甚需鹿皮，有贾舶收买；脯以鬻漳郡人，二者输赋有余。然此辈欺番人愚，腴削无厌，视所有不异己物；平时事无巨细，悉呼番人男妇孩稚，供役其室无虚日。且皆纳番妇为妻妾，有求必与，有过必挞，而番人不甚怨之。苟能化以礼义，风以诗书，教以蓄有备无之道，制以衣服、饮食、冠婚、丧祭之礼，使咸知爱亲、敬长、尊君、亲上，启发乐生之心，潜消顽愆之性，远则百年、近则三十年，将见风俗改观，率循礼教，宁与中国之民有以异乎？古称荆蛮断发文身之俗，乃在吴越近地，今且蔚为人文渊藪。至若闽地，叛服不常，汉世再弃而复收之；自道南先生出，而有宋理学大儒竞起南中。人固不可以常俗限，是在上之人鼓舞而化导之耳！今台郡百执事，朝廷以其海外劳吏，每

三岁迁擢，政令初施，人心未洽，而转盼易之，安必萧规曹随，后至者一守前人绳尺，不事更张为？况席不暇暖，视一官如传舍，孰肯为远效难稽之治乎？余谓欲化番人，必如周之分封同姓及世卿采地，子孙世守；或如唐韦皋、宋张咏之治蜀，久任数十年，不责旦暮之效然后可。噫！盖亦难言矣！然又有暗阻潜挠于中者，则社棍是也。此辈皆内地犯法奸民，逃死匿身于僻远无人之地，谋充伙长通事，为日既久，熟识番情，复解番语，父死子继，流毒无已。彼社商者，不过高卧郡邑，催饷纳课而已；社事任其播弄，故社商有亏折耗费，此辈坐享其利。社商率一二岁更易，而此辈虽死不移也。此辈正利番人之愚，又甚欲番人之贫：愚则不识不知，攫夺惟意；贫则易于槌挾，力不敢抗。匪特不教之，且时时诱陷之。即有以冤诉者，而番语侏离，不能达情，听讼者仍问之通事，通事颠倒是非以对，番人反受呵谴；通事又告之曰：『县官以尔违通事伙长言，故怒责尔』。于是番人益畏社棍，事之不啻帝天。其情至于无告，而上之人无由知。是举世所当哀矜者，莫番人若矣。乃以其异类且歧视之；见其无衣，曰：『是不知寒』；见其雨行露宿，曰：『彼不致疾』；见其负重驰远，曰：『若本耐劳』。噫！若亦人也！其肢体皮骨，何莫非人？而云若是乎？马不宿驰，牛无偏驾，否且致疾；牛马且然，而况人乎？抑知彼苟多帛，亦重绌矣，寒胡为哉？彼苟无事，亦安居矣，暴露胡为哉？彼苟免力役，亦暇且逸矣，奔走负戴于社棍之室胡为哉？夫乐饱暖而苦饥寒，厌劳役而安逸豫，人之性也；异其人，何必异其性？仁人君子，知不吐余言。

七月望，炎暑渐退，新凉袭人。有役夫自省中初至者十二人，方共具饭醪，为中元祀鬼事，向空山罗拜，余笑而赆之酒；其明日，有三人忽称病。

十七日，病者又五人，北风大作。

十八日，风愈横，而十二人悉不起，爨烟遽绝。自十九日至二十一日，大风拔木，三昼夜不辍，草屋二十余间，圯者过半。夜卧闻草树声与海涛声，澎湃震耳，屋漏如倾，终夜数起，不能交睫。

二十二日，风雨益横，屋前草亭飞去，如空中舞蝶。余屋三楹，风至两柱并折，虑屋圯无容身地，冒雨携斧斫自伐六树支栋，力惫甚。而万山崩流并下，泛滥四溢，顾病者皆仰卧莫起，急呼三板来渡。余犹往来岸上，尚欲为室中所有计，不虞水势骤涌，急趋屋后深草中避之；水随踵至，自没胫没膝，至于及胸。凡在大风雨中涉水行三四里；风至时时欲仆，以杖掖之，得山岩番室暂栖。暮，无从得食，以身衣向番儿易只鸡充馁。中夜风力犹劲。

二十三日，平明，风雨俱息；比午，有霁色，呼番儿棹莽葛至山下渡余登海舶，过草庐旧址，惟平地而已。余既幸生存，亦不复更念室中物。敝衣犹足蔽体，解付舟人，就日曝干，复衣之；遂居舟中。

二十五日，水既落，乘海舶出港，至张大所。有病者一人殒舟中，为藁葬山下，以尸骨无渡海理也。

二十八日，视舟中病者转剧，因遣海舶急归。余独留张大家，命张大为余再治屋。

二十九日，复大风雨四昼夜，洪水又至，走二灵山避之，惊怖又甚于前。幸早避，得免涉水。然在空山中，竟一日夜不得食。

初四日，雨止风息，再返张大所。

初八日，有一舶入港，言初五日三舶同自省中来，半渡遭风，一舶已碎，其一不知所往；友人顾君敷公在焉，念之甚切。自此旦旦出海上望之。

十五日，中秋节，番儿报旧址茅屋成，尚有台郡病夫二人不能归者，从余走海岸沙际遥望。午后，张大携肴核至，与余就沙际饮。抵暮而返，不见一帆。

十六日，乘莽葛返茅屋中，与病夫二人俱。视新结茅三区，区各三楹，余与二病夫各占一区。夜惟孤影，四面猿啼鬼啸声不辍。有台令李子鹄梅花书屋诗一卷，隽永可玩，坐常至夜分。一日，甫就枕，残灯既熄，帐前有火光如盃，碧色，去地三尺许，知其磷也；审视久之而灭。

二十五日，忽闻有海舶至，惊喜出户，则顾君敷公至矣。问遭风飘泊何所？云：『是日，西岸颇无风，半渡风至，舟人强持之，已见鸡笼、二灵诸山；值潮落，不得入港。陈某一舶已触岸为齏粉，惕然转舵，归西岸，泊定海镇山下，舟中器具悉败，需补制，而大风又半月不辍，故迟来，幸无恙』。而余前遣归一舶，亦以是日至；问病者归去何若？则死已过半矣！计两舶中复来夫役近六十人。明日再修釜突，煎炼硫土，一如曩昔。夜则与顾君共论前代海防及伪郑故事，议其得丧。私谓吾两人已绝蛮貊，蹈非人之境，人将不堪忧，如吾两人，岂非不改其乐者欤？复一夕，就寝未寐，余视屋外火光如箕，赤色耀目。余以见惯不怪，顾君骇曰：『君榻下何故燃烛』？余笑曰：『火从君枕畔来，照吾榻下，君试反顾，必有所见』。顾君遽跃起，方结衣裤，欲出户，火光渐灭。又一夕，有鸣镝过枕畔，恐野番乘夜加遗，出户视之，不见一物。

十月朔，疏事既竣，将理归棹，命众役夫向山间刈薪；午后又使人舫三板水涯以待，见四人并坐树下，疑刈薪有先归者，趋问之，已不见。种种幻妄，皆鬼物也，人之居此，宁不病且殆乎？

初四日，复出，至张大家与别，遂登舟。

初七日，未刻，值风便，与顾君舶同出大海。北风方劲，巨浪如山；行不数里，余舟樯折有声，回视顾君一舶，亦大呼樯折。二舶在巨浪中，既无复入港理，随风荡漾，意必飘南方千里外，忧不能寐。

初八日，侵晓，风稍息，余揽衣出视，晨光初动，宿雾未收；而一轮红日，从鹞尾水底涌出，三跃而后升，大如车轮，海波尽赤，不瞬息已高丈余矣。向闻登州日观擅奇，殆未必如余所睹也。将午，遥见远山在有无间，犹疑为海上云气；午后，审视渐真，舟师谓是省城官塘山。夜半，抵官塘；犹属海外孤岛，不连内地。

初九日，自官塘趋定海镇。已刻，将近山，顾君一舶业已先至，相见如梦；意二舶樯折，无并全理，竟达会城，叹为神助。望山上两城遥峙，前人筑为犄角互守计者也。命舟师棹三板登岸，周览一匝，略得形势之概。沿海市肆蕃布，渔艇有大于海舶者。览毕登舟，乘顺风南行，去岸甚远，仍行大海中五六十里。至五虎门，两山夹峙，势甚雄险；又有巨石绵亘入海，如五虎蹲踞中流，实闽省门户也。门外风力鼓荡，舟势颠越；既入门，静渌渊渟，与门外迥别矣。左望山峦断处，为梅花屿，沙淤水浅，非潮长不能出入。更进为亭头（土音读作城头），是近海大村落。至则暮矣，命从者携卧具，与顾君偕登怡山僧院假宿焉。老僧粗解文义，可与语。壁间有诗，倚韵为五言律：『弱水归帆远，惊涛日夜纷；青衫余蜃气，宝剑有龙文；暂息沧州（豪按别本作并州）驾，还瞻故国云；钟声与禅诵，清响得重闻』。

初十日，复登舟，苦水涸，必候潮至始行；十里至闽安镇，有副帅，屯兵千人守口；再行十里，胶浅不前。

十一日，行不数里。

十二日，趁微风，以棹佐之，望见南台大桥。周子宣玉率数仆乘小艇来迓，既见，欢甚；余与宣玉共乘小艇，同至大桥，登陆。入城，求晤曩时饯送诸交好，惟裘子绍衣、何子襄臣、表侄周在鲁三人在，余或归家，或他适，不可得见；独吕子鸿图先我渡海归，差可喜。再睹城市景物，忆半载处非人之境，不啻隔世，不知较化鹤归来者何如？余向慕海外游，谓弱水可掬、三山可即，今既目极苍茫，足穷幽险，而所谓神仙者，不过裸体文身之类而已！纵有阆苑蓬瀛，不若吾乡潏潏空蒙处箫鼓画船、雨奇晴好，足系吾思也。观止矣！寄语秦、汉之君，毋事褰裳濡足也！追忆游历所睹，再为土番竹枝以咏之。

生来曾不识衣衫，裸体年年耐岁寒；犊鼻也知难免俗，乌青三尺是围阑。
乌青是黑布名。

文身旧俗是雕青，背上盘旋鸟翼形；一变又为文豹鞞，蛇神牛鬼共狰狞。
半线以北，胸背皆作豹文，如半臂之在体。

胸背斓斑直到腰，争夸错锦胜蛟绡；冰肌玉腕都文遍，只有双蛾不解描。

番妇臂股，文绣都遍，独头面蓬垢，不知修饰；以无镜可照，终身不能一睹其貌也番儿大耳是奇观，少小都将两耳钻；截竹塞轮轮渐大，如钱如碗复如

盘。番儿大耳如盘，立则垂肩，行则撞胸。同类竞以耳大为豪，故不辞痛楚为之。丫髻三叉似幼童，发根偏爱系红绒；出门又插文禽尾，陌上飘摇各斗风。覆额芥眉绕乱莎，不分男女似头陀；晚来女伴临溪浴，一队鸬鹚荡绿波。半线以北，男女皆翦发覆额，状若头陀。番妇无老幼，每近日暮，必浴溪中。鑿贝雕螺各尽功，陆离斑驳碧兼红；番儿项下重重遶，客至疑过绣领宫。铜箍铁镯俨刑人，斗怪争奇事事新；多少丹青摹变相，画图那得似生成？老翁似女女如男，男女无分总一般；口角有髭皆拔尽，须眉却作妇人颜。腰下人人插短刀，朝朝磨砺可吹毛；杀人屠狗般般用，纔罢樵薪又索绹。人各一刀，顷刻不离，斫伐割剥，事事用之。■〈田井〉田凿井自艰辛，缓急何曾叩比邻？构屋斲轮还结网，百工俱备一人身。

番人不知交易、借贷、有无相通理，邻人有粟，饥者不之贷也。毕世所需，皆自为而后用之。

轻身矫捷似猿猱，编竹为箍束细腰；等得吹箫寻凤侣，从今割断伴妖娆。

番儿以射鹿逐兽为生，腹大则走不疾，自孩孺即箍其腰，至长不弛，常有足追奔马者。结縊之夕始断之。男儿待字早离娘，有子成童任远扬；不重生男重生女，家园原不与儿郎。番俗以婿绍瓜瓞，有子不得承父业，故不知有姓氏。女儿纔到破瓜时，阿母忙为构室居；吹得鼻箫能合调，任教自择可人儿。番女与邻儿私通，得以自择所爱。只须娇女得欢心，那见堂开孔雀屏？既得欢心纔挽手，更加啮齿缔姻盟。乱发鬢鬢不作縞，常将两手自搔爬；飞蓬毕世无膏沐，一样绸缪是室家。番妇乱发如蓬，虬虱遶走其上，时以五指代梳。谁道番姬巧解酿？自将生米嚼成浆；竹筒为瓮床头挂，客至开筒劝客尝。夫携弓矢妇锄耰，无褐无衣不解愁；番罽一围聊蔽体，雨来还有鹿皮兜。鹿皮藉地为卧具，遇雨即以覆体。竹弓楛矢赴鹿场，射得鹿来交社商；家家妇子门前盼，饱惟余沥是头肠。番人射得麋鹿以付社商收掌充赋，惟头肠无用，得与妻孥共饱。莽葛元来是小舸，剝将独木似浮瓢；月明海滢歌如沸，知是番儿夜弄潮。番人夫妇，乘莽葛射鱼，歌声竟夜不辍。

种秫秋来甫入场，举家为计一年粮；余皆酿酒呼群辈，共罄平原十日觞。秫米登场，即以为酒，男女藉草剧饮歌舞，昼夜不辍，不尽不止。梨园敝服尽蒙茸，男女无分只尚红；或曳朱襦或半臂，土官气象已从容。土官购戏衣为公服，但求红紫，不问男女。土番舌上掉都卢，对酒欢呼打刺酥；闻道金亡避元难，飓风吹到始谋居。番语皆滚舌作都卢轂辘声。深山负险聚游魂，一种名为傀儡番；博得头颅当户列，髑髅多处是豪门。深山野番，种类实繁，举傀儡番以概其余。

郑氏逸事（原题「伪郑逸事」）

郑芝龙，闽泉郡南安人。明季与刘香老同啸聚海上，往来闽粤间。既而投诚，授游击将军；讨刘香老，殄之。崇祯甲申，京师陷；其明年，世祖章皇帝定鼎，分兵南下，芝龙以兵降。郑成功者（小字森舍），芝龙庶长子也，时年十七，已入泮为诸生。方衣单絺，闲步阶前，闻父降，咨嗟太息；顷之，其弟袭舍自外来，成功告之故，且曰：『汝宜助我』！即与徒手出门，从者十八人，棹小舟至厦门隔港之古浪屿山，招集数百人；方苦无资，人不为用。适有贾舶自日本来者，使询之，则二仆在焉，问有资几何？曰：『近十万』。成功命取佐军，一仆曰：『未得主母命，森舍安得擅用』（闽俗父为官，其子皆得称舍）？成功怒曰：『汝视我为主母何人？敢抗耶』？立斩之，遂以其资，招兵制械。从者日众，竟踞金厦门。

郑成功以弱冠，招集新附，踞守金厦门，虽在海外，密迹内地，闽省沿海港澳可以出兵进剿者，在在皆是，仓猝攻之，守御匪易。成功于内地港澳，悉设舟师，登陆为寨，搯守水口；又偏布腹心于内地，凡督抚提镇衙门，事无巨细，莫不报闻，皆得早为之备。故以咫尺地，与大兵拒守三十余年，终不败事，其用心固已深矣。又成功于一切谋画，皆出己见；其所任用，不过荷戈执戟摧锋陷阵之徒，绝无谋士为建一奇、画一策者。非成功不好士，亦非士不为用，良以谋画无出成功右者。可见古人得士为难，卧龙、凤雏得一可王，而留侯、曲逆为世不常有也。又闻成功夜不就寝，遍走达旦，妻妾皆卧，惟设酒果俟之，成功至，必取啖少许，复走如故；即寝亦无定所，固防奸人刺客，亦属有所思也。欲保弹丸地，其难如此，彼于天下事一见易视者，鲜不败矣。

成功以海外弹丸地，养兵十余万，甲冑戈矢，罔不坚利，战舰以数千计；又交通内地，遍买人心，而财用不匮者，以有通洋之利也。我朝严禁通洋，片板不得入海，而商贾垄断，厚赂守口官兵，潜通郑氏以达厦门，然后通贩各国。凡中国各货，海外人皆仰资郑氏；于是通洋之利，惟郑氏独操之，财用益饶。暨乎迁界之令下，江浙闽粤沿海居民悉内徙四十里，筑边墙为界，自为坚壁清野计，量彼地小隘，赋税无多，使无所掠，则坐而自困，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固非无见。不知海禁愈严，彼利益普，虽智者不及知也。即畴昔沿海所掠，不过厚兵将私橐，于郑氏公帑，原无损益。海外诸国，惟日本最富强，而需中国百货尤多，闻郑氏兵精，颇惮之；又成功为日本妇所出，因以渭阳谊相亲，有求必与，故郑氏府藏日盈。自耿逆叛乱，与郑氏失好，耿兵方图内向，郑兵即蹶其后，已据闽之兴、漳、泉、汀、邵，粤之潮、惠七郡，养兵之用，悉资台湾。自此府藏虚耗，败归之后，不可为矣。

成功久踞金厦门，蓄志内侵，造战舰三千余艘。顺治十三年，将大发兵窥

江南，过浙之东瓯，泊舟三日，连樯八十里，见者增栗。至江南羊山，山有神，独嗜畜羊，海舶过者，必置一生羊而去；日久，蕃息至遍山，不可数计。郑氏战舰泊山下，将士竞取羊为食，干神怒，大风骤至，巨舰自相撞击立碎，损人船十七八，大失利返。至十六年，复大举入寇，破京口，犯江宁，东南震惊。

成功特重操练，舳舻陈列，进退有法，将士在惊涛骇浪中无异平地，跳踯上下，矫捷如飞。将帅谒见，甲冑仅蔽身首，下体多赤脚不裨；有以靴履见者，必遭骂斥，并抑其赏。凡海岸多淤泥陷沙，惟赤脚得免粘滞，往来便捷，故与王师鏖战屡胜；其于胜势，固已占却一筹矣；官兵以靴履行泥淖中，不陷即滑，奚免败绩？闽总督陈景，驻师漳郡城内，方图进剿；郑民分兵沿海港口，与官兵拒守。有门子李文忠，素机警，善承伺意旨，为总督亲信，凡应对传语，悉委任之，实阴通郑氏者。一日，夜入总督卧内，刺之，取其首，并窃令箭，驰马出南门，称有军机，传令出城，无敢致诘，以首献郑成功。成功以仆弑主，甚恶之，薄与一官，不满所望；岁余，以他事斩之。

龙碯者，大铜炮也。成功泊舟粤海中，见水底有光上腾，数日不灭，意必异宝，使善泅者入海试探，见两铜炮浮游往来，以报，命多人持巨绳牵出之，一化龙去，一就缚。既出，斑驳陆离，若古彝鼎，光艳炫日，不似沈埋泥沙中物，较红衣炮不加大而受药弹独多。先投小铁丸斗许，乃入大弹；及发，大弹先出，铁丸随之，所至一方糜烂。成功出兵，必载与俱，名曰龙碯。然龙碯有前知，所往利，即数人牵之不知重；否则百人挽之不动，以卜战胜，莫不验。康熙十八年，刘国轩将攻泉郡，龙碯不肯行，强舁之往，及发，又不燃；国轩怒，杖之八十，一发而炸裂如粉，伤者甚众。

成功妇董氏，勤俭恭谨，日率姬妾婢妇为纺绩及制甲冑诸物，佐劳军。成功于赏赉将士，挥千万金不吝；独于女红不令少怠，使绝其淫佚之萌，可谓得治内之道者矣。

成功立法尚严，虽在亲族有罪，不少贷；有功必赏金帛珍宝，颁赉无吝容；伤亡将士，抚恤尤至，故人皆畏而怀之，咸乐为用。其立法：有犯奸者，妇人沈之海，奸夫死杖下；为盗不论赃多寡，必斩；有盗伐人一竹者，立斩之。至今台湾市肆百货露积，无敢盗者，以承峻法后也。长子锦舍（即郑经）与弟裕舍乳母某氏通，成功知之，命以某氏沈海，锦舍又私匿之，已逾三载，无敢为成功言者。某氏怙宠，颇凌锦舍妇，妇不能堪，以告其祖父唐某号枚臣者，为致书成功；时锦舍守厦门，成功居台湾，以令箭授礼都司黄元亮，命渡海立取锦舍头来，并令锦舍母董氏自尽。母子迁延未即死，会成功病亡得免，时年三十有九。

隆武时，凡以兵从者，悉加显秩。郑成功兵力独强，赐姓朱氏，故人又称成功国姓。至永历，又晋封延平王，给金印；成功受而藏之，终身不一用，仍称招讨大将军旧衔。其居台湾，传三世，悉遵永历纪元；长至万寿节，必设龙亭，率其官属，朝贺如礼。

陈参军传（附）

陈参军永华，字复甫，泉郡同安人。父某科孝廉，以广文殉国难；公时年舞象，试冠军，已补龙溪博士弟子员。

因父丧，遂随郑成功居厦门。成功为储贤馆，延四方之士，公与焉，未尝受成功职也。其为人渊冲静穆，语讷讷如不能出诸口；遇事果断有识力，定计决疑，了如指掌，不为群议所动。与人交，务尽忠款。平居燕处无惰容，布衣蔬食，泊如也。成功常语子锦舍（即郑经）指公曰：『吾遗以佐汝，汝其师事之』！

成功既没，郑经继袭，以公为参军，职兼将相。公慨然以身任事，知无不言，谋无不尽，经倚为重。知公贫，常以海舶遗公，谓商贾儻此，岁可得数千金，聊资公用。公却不受，强与之，辄遭风败，更与之，亦然，公笑曰：『吾固知吾命穷，徒损他人资，无益』。台郡多荒地，公募人辟之，岁入穀数千石。比获，悉以遗亲旧；量其所需，或数十百石各有差；计己所存，足供终岁食而已。

逮耿逆以闽叛，郑经乘机率舟师攻袭闽粤八郡，移驻泉州；使公居守台湾，国事无大小，惟公主之。公转粟馈饷，五六年军无乏绝。初，郑氏为法尚严，多诛杀细过；公一以宽持之，间有斩戮，悉出平允，民皆悦服，相率感化，路不拾遗者数岁。

一日，命家人洒扫厅事，内设供具，扃闭甚严，日斋沐具表入室拜祷，愿以身代民命；或曰：『君秉国钧，民之望也，今为此，实骇观听，其若民心何』？公曰：『此吾所以为民也』，复叹曰：『郑氏之祚不永矣』！居无何，告其家人曰：『上帝命吾宰兹郡，将以明日往』。诘朝端坐而逝。

妇洪氏，小字端舍，与公同邑人，赋质幽娴。自于归，有齐眉举案风。晨兴，盥沐毕，夫妇衣冠衿衽，揖而后语。尤长于词翰，精刀札，闺门之内，切磋不异良友，公冗不暇给，凡文移、尺牒、属稿及丹笔批答，多洪为捉刀，而措语字画，与公无异，人不能别；白首相庄无间语。子三人，梦纬、梦球、梦□；今梦球成进士，在史馆。

陈烈妇传（附）

烈妇姓陈氏，参军陈永华季女，郑经长子钦舍妇也。钦舍甫弱冠，姓刚毅果断，遇事敢为，经爱任之。先是，郑经幼好渔色，多近中年妇人；民妇为经

诸弟乳母者，经皆通焉。有昭娘者，遂纳为妾，有宠。经妻唐氏无出，昭娘首生钦舍，当时流言昭娘假娠乞养，实屠者李某子；独郑经谓生时目睹，不之信，族人窃诽之。未几，昭娘以众嫉死矣。

逮耿逆变叛，郑经统舟师渡海，驻泉郡，志图内向；以钦舍守台湾，号为监国。监国居守裁决国事，赏罚功罪，一出至公，即诸父昆弟有过，不少假，用是宗族多怨之。及郑经自厦门败归，视监国处分国事悉当，益信其贤；自是军国事悉付裁决，与精兵三千人为护军，宗族益惮监国而含怨愈深矣。会经疾遽亡，未立后，家人方治含殓，经母董氏出坐帟中，传集各官，听读遗命，立新主，逡巡未举，经诸弟白董氏先收监国印；董氏命太监往取印，钦舍不与。时因讹传监国率兵且至，众仓惶不知所出；群妾有和娘者，即克塽母也，曰：『监国必无是，请往取之』。钦舍曰：『此印先君所授，军国系焉。向使一太监传命，真伪莫据，何可轻付？和娘来，固当持去』。遂随和娘至丧次，再拜董氏前纳印；董氏曰：『汝非郑氏骨血，宁不知乎』？钦舍未及对，经诸弟群起捩之；钦舍笑曰：『捩我何足武？我平日不避嫌怨，守法不阿，亦为郑氏疆土耳。今日死生惟命，何捩为』？董氏命置傍室中，不令出，经诸弟又遣乌鬼往缢之；乌鬼畏不敢前，钦舍知不能生，遂自缢死。

明日，立克塽为嗣（克塽小字秦舍），而移钦舍柩于门外别室。董氏谓烈妇曰：『汝参军女也，参军于国有大功，汝居宫中，当善视汝』。烈妇曰：『昔为郑氏妇，今屠儿妇矣，尚安居此』？柩既举，烈妇扶柩出，人莫能阻；至丧所，昼夜哀啼不辍，路人闻之，莫不陨涕。其兄慰之曰：『汝娠未娩，盖存孤以延夫后，不犹愈于死乎』？烈妇曰：『他人处常，妹所处者变也；纵生孤，孰能容之？有死而已』。绝粒七日不死，复雉经，与钦舍合葬郡治洲子尾海岸间。烈妇幼习文史，工书，知大体，实秉母教；亡年二十。

既葬，台人士常见监国乘马，呵殿往来，或时与烈妇并出，容服如生，导从甚盛，人以为神云。

番境补遗

深山广远，平地辽阔，土番种类繁多，不能尽悉，惟记所知者。

玉山在万山中，其山独高，无远不见；巉岩峭削，白色如银，远望如太白积雪。四面攒峰环绕，可望不可即，皆言此山浑然美玉。番人既不知宝，外人又畏野番，莫敢向迓。每遇晴霁，在郡城望之，不啻天上白云也。

银山有矿，产银；又有积镪，皆大锭，不知何代所藏。曾有两人常入取之，资用不竭。前台厦道王公（名效崇）命家人挽牛车，随两人行，既至，见积镪如山，恣取满车，迷不能出，尽弃之，乃得归。明日，更率多人，薙草开径

而入，步步标识，方谓归途无复迷理，乃竟失故道，寻之累日，不达而返。自此两人者亦不能复入矣。

哆啰满产金，淘沙出之，与云南瓜子金相似；番人镕成条，藏巨甕中，客至，每开甕自炫，然不知所用。近岁始有携至鸡笼、淡水易布者。

水沙廉虽在山中，实输贡赋。其地四面高山，中为大湖；湖中复起一山，番人聚居山上，非舟莫即。番社形胜无出其右。自柴里社转小径，过斗六一门，崎岖而入，阻大溪三重，水深险，无桥梁，老藤横跨溪上，往来从藤上行；外人至，辄股栗不敢前，番人见惯，不怖也。其番善织罽毯，染五色，狗毛杂树皮为之，陆离如错锦，质亦细密；四方人多欲购之，常不可得。番妇亦白晰妍好，能勤稼穡，人皆饶裕。

斗尾龙岸番皆伟岸多力，既尽文身，复尽文面，穷奇极怪，状同魔鬼。常出外焚掠杀人，土番闻其出，皆号哭远避。郑经亲统三千众往剿，既深入，不见一人；时亭午酷暑，将士皆渴，竟取所植甘蔗啖之。刘国轩守半线，率数百人后至；见郑经马上啖蔗，大呼曰：『谁使主君至此？令后军速退』。既而曰：『事急矣，退亦莫及，令三军速刈草为营，乱动者斩』。言未毕，四面火发，文面五六百人奋勇跳战，互有杀伤；余皆窜匿深山，竟不能灭，仅毁其巢而归。至今崩山、大甲、半线诸社，虑其出扰，犹甚患之。

阿兰番近斗尾龙岸，状貌亦相似。

□□亦野番，惟稍驯，虽居深山，常与外通。其出入之路，有山中阻，树木深蔚，不见天日；山中积败叶，厚数尺，阴湿浥烂。遍生水蛭（即蚂蝗），缘树而上，处于叶间；人过，辄坠下如雨，落人头项，尽入衣领；地上诸蛭，又缘胫附股而上，竟吮人血，遍体皆满，扑捉不暇；闻者胆栗肌粟，甚于谈虎色变。曾有操火焚之之说者，奈南方冬暖，木叶不落，阴湿如故，火不能然；不知禹、益值此，更操何术，卒底平成？

葛雅蓝近鸡笼。

会稽社人不能欺。

金包里是淡水小社，亦产硫。人性巧智。

台湾多荒土未辟，草深五六尺，一望千里。草中多藏巨蛇，人不能见。郑经率兵剿斗尾龙岸，三军方疾驰，忽见草中巨蛇，口衔生鹿，以鹿角碍吻，不得入咽，大扬其首，吞吐再三；荷戈三千人行其旁，人不敢近，蛇亦不畏。余乘车行茂草中二十余日，恒有戒心，幸不相值。既至淡水，卧榻之后，终夜闻阁阁声甚厉，识者谓是蛇鸣；而庖人严采夜出户外，遇大蛇如瓮；社商张大谓草中甚多，不足怪也。

鹿以角纪年，凡角一歧为一年，犹马之纪岁以齿也。番人世代射鹿为生

，未见七歧以上者。向谓鹿仙兽多寿，又谓五百岁而白，千岁而玄，特妄言耳。竹塹番射得小鹿，通体纯白，角纔两歧，要不过偶然毛色之异耳，书固未足尽信也（鹿生三岁始角，角生一岁解，犹人之毁齿也；解后再角，即终身不复解，每岁止增一歧耳）。

牡鹿有角，善鸣。角以五月解，至八九月肥腠。鸣声甚壮，为求牝也。出则成群，以数十百计。角者居前，牝随之。相传鹿为淫兽，所谓聚麀，未可得见。至十月则鸣声渐杀，猎者不顾，以其淫极而瘠也。牝鹿以四月乳，未乳极肥；腹中胎鹿，皮毛鲜泽，文彩可爱。又牝鹿既乳，视小鹿长，则避之他山，虑小鹿之淫之也。兽之不乱伦者惟马，壮马误烝则自死；牝鹿自远以避烝，皆兽之具有人伦者。

熊之类不一，有猪熊、狗熊、马熊、人熊之异，各肖其形。惟马熊最大；而勇鸷独推人熊，人立而走，捷于奔马，其逐人无得脱者。余所见熊甚多，独未见人熊。猪熊毛劲如鬣，又厚密，矢镞不能入；蹄有利爪，能缘木升高，蹲于树巅，或穴地而处。人以计取之，无生致者。腹中多脂，可啖。掌为八珍之一，脍炙人口，然不易熟，庖人取其汁，烹他物为羹，助其鲜美。一掌可供数十烹，若为屠门之嚼，则貽笑知味者。

凡兽之膝皆后曲，惟熊与猴前曲，故能升木；象亦前曲。

山猪，盖野彘也，两耳与尾略小，毛鬣苍色，稍别。大者如牛，巨牙出唇外，击木可断，力能拒虎；怒则以牙伤人，辄折肋穿腹。行疾如风，猎者不敢射。又有豪猪，别是一种；箭如猬毛，行则有声，虽能射人，不出寻丈外。

萧朗，硬木名也。大者数围，性极坚重，入土千年不朽。然在深山中，野番盘踞，人不能取。顷为洪水漂出，郑氏取以为棺，实美材也。

乌木、紫檀、花梨、铁栗诸木，皆产海南诸国。近于淡水山中，见有黑色树，察其质，与乌木无异，人多不知。

海上纪略

海吼

天妃神

木龙

水仙王

糠洋、蕈洋

大昆仑

琉球

日本

红夷

西洋国

海吼

海吼俗称海叫。小吼如击花鞞鼓，点点作撒豆声，乍远乍近，若断若连；临流听之，有成连鼓琴之致。大吼如万马奔腾，钲鼓响震，三峡崩流，万鼎共沸；惟钱塘八月怒潮，差可彷彿，触耳骇愕。余尝濡足海岸，俯瞰溟渤，而静渌渊渟，曾无波灞，不知声之何从出；然远海云气已渐兴，而风雨不旋踵至矣。海上人习闻不怪，曰：『是雨征也』。若冬月吼，常不雨，多主风。

天妃神

海神惟马祖最灵，即古天妃神也。凡海舶危难，有祷必应；多有目睹神兵维持，或神亲至救援者。灵异之迹，不可枚举。洋中风雨晦暝，夜黑如墨，每于檣端现神灯示佑。又有船中忽出燭火，如灯光，升檣而灭者；舟师谓是马祖火，去必遭覆败，无不奇验。船中例设马祖棍，凡值大鱼水怪欲近船，则以为祖棍连击船舷，即遁去。相传神为莆邑湄州东螺村林氏女，自童时已具神异，常于梦中飞越海上，拯人于溺。至长不嫁。没后，屡昭灵显，人为立庙祀之，自前代已加封号。康熙二十三年六月，王师攻克澎湖，靖海侯施公烺屯兵天妃澳，入庙拜谒，见神衣半身沾湿；自对敌时恍见神兵导引，始悟战胜实邀神助。又澳中水泉，仅供居民数百人饮；是日，驻师数万，方以无水为忧，而甘泉沸涌，汲之不竭。表上其异，奉诏加封天后。至今湄州林氏宗族妇人将赴田者，辄以其儿置庙中，曰：『姑好看儿』！遂去；去常终日，儿不啼不饥，亦不出阕。至暮妇归，各认己子携去，神犹亲其宗人之子云。

木龙

凡海舶中必有一蛇，名曰木龙，自船成日即有之。平时曾不可见，亦不知所处；若见木龙，去则舟必败。

水仙王

水仙王者，洋中之神，莫详姓氏。或曰：『帝禹、伍相、三闾大夫，又逸其二』。帝禹平成水土，功在万世；伍相浮鸥夷，屈子怀石自沉；宜为水神，灵爽不泯。划水仙者，洋中危急不得近岸之所为也。海舶在大洋中，不啻太虚一尘，渺无涯际，惟藉檣舵坚实，绳椗完固，庶几乘波御风，乃有依赖。每遇飓风忽至，骇浪如山，舵折檣倾，绳断底裂，技力不得施，智巧无所用；斯时惟有叩天求神，崩角稽首，以祈默宥而已，爰有水仙拯救之异。余于台郡遣二舶赴鸡笼淡水，大风折舵，舶复中裂，王君云森居舟中，自分必死；舟师告曰：『惟有划水仙可免』；遂披发与舟人共蹲舷间，以空手作拨棹势，而众口假为钲鼓声，如五日竞渡状，顷刻抵岸，众喜幸生，水仙之力也。余初不之信，曰：『偶然耳！岂有徒手虚棹而能抗海浪、逆飓风者乎』？顾君敷公曰：『

有是哉！曩居台湾，仕伪郑，从澎湖归，中流舟裂，业已半沈，众谋共划水仙，舟复浮出；直入鹿耳门，有红毛覆舟在焉，竟度舟底。久之，有小舟来救，众已获拯，此舟乃沈。抑若有人暗中持之者，宁非鬼神之力乎？迨八月初六日，有陈君一舶自省中来，半渡遭风，有舟底已裂，水入艙中，鹁首欲俯，而舵又中折，辗转巨浪中，死亡之势，不可顷刻待。有言划水仙者，徒手一拨，沈者忽浮，破浪穿风，疾飞如矢；顷刻抵南嵌之白沙墩，众皆登岸，得饭一盂，稽颡沙岸，神未尝不歆也。陈君谓当时虽十帆并张，不足喻其疾，鬼神之灵，亦奇已哉！

糠洋、蕈洋

糠洋水面积糠粃半尺；蕈洋水面有物形如蕈，亦积半尺许，皆水沫所成，风涛鼓荡，不湣不徙。自浙中往日本者必过之。

大昆仑

林道干，明季海寇，哨聚在郑芝龙、刘香老前；图据闽粤不遂，又遍历琉球、吕宋、暹罗、东京、交趾诸国，无隙可乘；因过大昆仑（山名，在东京正南三十里，与暹罗海港相近），见其风景特异，欲留居之。其山最高且广，四面平壤沃土，五谷俱备，不种自生，中国果木无不有，百卉烂熳，四时皆春，但苦空山无人。道干率舟师登山结茅，自谓海外扶余，足以据土立国。奈龙出无时，风雨倏至，屋宇人民，多为摄去；海舟又倾荡不可泊，意其下必蛟龙窟宅，不可居，始弃去。复之大年（国名，在暹罗西南），攻得之。今年大王是其裔也。台湾有老人，经随道干至大昆仑者，尚得详言之。前郑成功以台湾小隘，有卜居大昆仑之志，咨访水程风景甚悉；会病亡，不果行。

琉球

琉球国在闽省正东，去中国最近。然最小弱，又最贫，商舶从无贸易琉球者，以其贫且陋也。某王于诸国悉朝贡，为通货贸易计。诸国鄙其贫弱，不萌侵夺之念，彼反得以贫弱自安。其于中国，率三岁一贡，所贡硫黄、皮纸而已。其所携财货，惟螺与蚌壳。螺可为策■（^々甯）吹，即城头晓角是；蚌壳斫之可以镶带。外此则有纸扇、烟筒，其制陋劣，佣儿所不顾。忆吾乡俗语谓厌憎之物，辄曰「琉球货」。陋劣不自今日始，古语已云然矣。

日本

日本即古倭夷，于海外为莫强之国；恃强不通朝贡，且目中华为小邦，彼则坐受诸国朝贡。夜郎自大，由来久矣。其国事一听将军主之，国君如赘疣，垂拱而已。故其国中构兵，惟将军是争，曾无有放弑其主者；以国柄非所操，篡弑无益，虚被恶名，用是得长守其国。余谓琉球贫弱，日本不闻国政，其开刼之主，殆深得黄、老之学者乎？又治尚酷刑，小过辄死。死有四等：其一

灌水，冰满腹则遍搯其身，水散入肢体，又灌之；如此者三，如庞然大瓠，膨胀而死。其二悬肠，割人肛，系巨竹梢，一纵而竹梢上腾，肢体倒悬，大肠尽出。甚者为活烧，以罪人锁系杙上，围绕干柴，四面举火，其人辗转良久而死。又进于此为倒悬殊，不即死，三数日后，头胀如斗，五脏从口中出而死。皆非刑，较地狱罗鬼之惨尤甚。故其民皆畏法，有道不拾遗风。其先，大西洋人覬觐其国，以天主教之言惑之；事露，悉被夷戮。今商舶至彼，必问有无天主教之人。又铸天主像，令人足践而登。若误携一人往，则以其船牵置岸上，尽纳舟人于艙底焚之。自此西洋人无敢复至日本者。其与诸国通贸易处，曰长崎岛。男女肉色最白，中国人至彼，暴露风日中，犹能转黑为白。虽使桓宣武黑王相公往，亦当改观。妇人妍美白晰如玉人，中国人多有流连不归者。今长崎有大唐街，皆中国人所居也。

红夷

红毛即荷兰国，又曰红夷，一名波斯胡，亦在西海外，实大西洋附庸也。性贪狡，能识宝器，善货殖，重利轻生，贸易无远不至。其船最大，用板两层，斩而不削，制极坚厚；中国人目为夹板船，其实圆木为之，非板也。又多巧思，为帆如蛛网盘旋，八面受风，无往不顺；较之中国帆樯，不遇顺风，则左右戩折（戩读锵，去声；因逆风从对面来，故作斜行，左右拗折，以趁风力之谓也），欹侧倾险，迂回不前之艰，不啻天壤。其在大洋中，恃舶大帆巧，常行劫盗；使数人坐樯巅，架千里镜，四面审视，商舶虽在百里外，望见即转舵逐之，无得脱者。常至日本贸易，日本倭知其为盗，必使中国商舶先归；计程已远，然后遣之。余友顾君敷公能悉其理，谓彼帆虽巧，然巧于逆风，反拙于乘顺；凡物之巧者，不能兼擅，理固然也。若与中国舟航并驰顺风中，彼反后矣。故遇红毛追袭，即当转舵，随风顺行，可以脱祸；若仍行戩风，鲜不败者。况彼船大如山，小舟既畏其压，与战又仰攻不便，安能与抗？彼既恃所长，于诸国舟航，一切易视。常屡侵交趾；交趾人创为小舟，名曰轧（音窆），船长仅三丈，舷出水面一尺，两头尖锐，彷彿端阳竞渡龙舟；以十四人操楫，飞行水面，欲退则返其棹，变尾为首，进退惟意，俨然游龙。船中首尾各架红衣巨炮，附水施放，攻其船底，底破即沉。虽有技巧，无所施設，于是大败。至今红毛船过广南，见轧船出，即胆落而去。中国东南半壁皆大海，不无侵扰之虞；轧船之制，亦所宜讲。往时郑成功取台湾，与红毛陆战，彼所长惟火器，机发即燃，不劳点焯，尺寸小物，力牟巨炮；外此，则攻战之理皆谬。又足蹶高底，不便疾行，多被杀伤，卧不能起；将卒前取其首，辄为鸟炮所中，皆不敢近；复视其尸，盖两胫间皆缚小炮，以膝对人，其炮自发；犹以伤残之躯，搏挽人命，可谓至死不僵者矣。又凡所居处下，必藏火药；事急，辄发

其机，屋与人皆为飞灰，志不受戮辱。舟底亦然，急则自毁，帆樯之巧，终不示人。故诸国罕能效其制者。

前有红毛船，遭风误过半线洋，遇浅船胶，彼知无复去理，乃以布帆围蔽其舟，即于舟中另造小船，三日而成；郑氏视为釜鱼，方集战舰攻之，彼悉登小船，扬帆而去。良久，机发，大船自毁；人服其警。又舟中百物俱备，造作小船需用物料，不假外求；数不可及。

西洋国

西洋国在西海外，去中国极远。其人坳目隆准，状类红毛。然最多心计，又具坚忍之志。析理务极精微，推测象纬历数，下逮器用小物，莫不尽其奇奥；用心之深，将夺造化之秘，欲后天地而不朽。苟有所为，则静坐默想，父死不遂，子孙继之；一世不成，十世为之。既穷其妙，必使国人共习而守之，务为人所难为。其先世多有慧人，入中国窃得六书之学。又有利马豆者，能过目成诵，终身不忘。明季来中国，三年遍交海内文士；于中国书无所不读，多市典籍，归教其国人，悉通文义。创为七克等书，所言虽孝悌慈让，其实似是而非；又杂载彼国事实，以济其天主教之邪说，诱人入其教中。中国人士被惑，多皈其教者。今各省郡、县、卫、所皆有天主堂，扃闭甚密，外人曾不得窥见所有；不耕不织，所用自饶。皆以诱人入教为务，谓之化人。彼国多产白金。自明时已窃处粤之香山澳，虽纳贡赋，而丑类实据我边陲矣。又岁运白金巨万至香山澳，转送各省郡邑天主堂，资其所用。京师天主堂屋宇宏丽，稽垣周复。又制为风琴、自鸣钟、刻漏、浑天仪诸器，皆神镂鬼斧，巧夺天工，为费不可量；穷年积岁，制造不辍，不藉中国一钱。余谓红毛密迹西洋，自是同类，英圭黎、咬■〈口留〉叭皆西洋小国，宜为兼并，不足深怪；独怪吕宋在东海外，远过中国万里，亦为所踞，此其心宁有厌足乎？闽人多有逐利吕宋者，谓红毛政令，一如西洋之法，分吕宋地为二十四郡，有西洋化人共操其柄。禁民不得昼作，必使昼寝夜兴；又寝室不容闭户，夫妇共寝榻上，逻者时时绕榻前侦视。有女及笄，父母不得主婚配，必候巴黎按选（称僧曰巴黎）。其稍有姿者，率为巴黎所留；色衰放归，始令择配。父母死，人子不得殓埋；巴黎假度亡之说，舁诸万人坑中。积久，坑溢，扬灰弃之。民人有资，岁与中分；四岁之后，十不存一矣。其禁昼作者，防民之叛也；岁中分其资者，务贫其民，使不得为所欲为也；死者不令■〈疒〉〈尸上土下〉埋，恐山川毓灵，复生英杰与争国也；用意设想，皆在人情之外。夫秦王焚书坑儒，禁偶语，徙豪杰，以弱天下之民，欲令子孙自一世、二世以至万世，长有天下，虽同此心，未至若是酷。假令此辈得志，其祸尚忍言哉？人情莫不恋故乡而安本俗，若弃父母，捐家室，而反为利者，已非人情矣。计中国郡、邑、卫、所，天

主堂何止千余百区，而居堂中丑类，不下数万人，皆捐其父母妻子远来，必有所为矣。为名乎？为利乎？为游中华之名山大川，观中华之礼乐政教乎？其国君岁驱其民于中国，又岁捐金钱巨万资给之，曾无厌倦，果为朝会纳贡来乎？抑岁岁饥馑，移民以就食于中国乎？既无一于此，殆复何求？其有欲存焉，不待智者然后知也。而堂堂中国，曾无人能破其奸，已为丑类齿冷。脱有不信余言者，试问日本何以禁绝丑类，不令蹈其境乎？今而后尚有从其教而褒扬之者，请以巴黎选女之事告之。

日本（复见）在中国正东。自南言之，去中国甚远，由宁波渡海，水程三十五更。北接朝鲜；朝鲜去辽阳密迩，既渡鸭绿，便可驰驿而往，与中国在断续间，谓之连属亦可。

台湾（复见）南北三千里，东西三百里，去厦门水程十一更。中有澎湖为泊宿地，处东南四达之海，东西南北，惟意之适，实海疆要地也。